





鄭公鄉人類集

圖書

七言詩譜

松石堂藏板

木  
門號  
2054  
卷 1

戊辰二月開雕

丙子十月畢工

昭和十六年十月三日  
張康侯氏  
增

七音譜卷一

自序目錄篇第一

高密張祥晉撰

惟漢大儒高密鄭公康成沒後之一千七百二十有四年。太歲在閼逢困敦。建子之月。朔日庚戌。越二十有五日乙亥。其鄉後學張祥晉。撰七音譜成。乃自爲序曰。七音譜者。刪正等韻家九音三十六母之重複錯亂。辨七音之類定四十音模之名。以發明鄭公門人孫叔然之學。而與天竺婆羅門字母之五聲共證。天地元音之大同者也。夫先有語言。後有文字。反切。

之始原本雙聲。雙聲云者。一音之別名同模而異韻者也。爲象猴形又有禹緩狁猱之號。杜諧土聲別出棟林棠移之稱岱是大山濟乃清水蘋之體漂櫓其味酢倉聖造字多因雙聲疊韻而孳乳沫土亦名牧野衛國卽是殷都商周簡冊備載雙聲轉變之言詞以逮周禮終葵爲椎毛詩蒺藜爲茨春秋句瀆爲穀邾婁爲鄒勃鞮爲披壽夢爲乘且隱然具反語切韻之法然則理本天生核中有子至於漢末叔然始推衍爲術以教後人耳叔然所創爾雅音義久已亾佚見於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者尙有五十八條釋詁胎大才反

荀都耗反。阪方滿反。頤五果反。圮房美反。案七代反。台羊而反。擎子由反。汔虚乞反。妄他果反。麌虛貴反。四许器反。儂孫如羊反。引論語其父儂羊釋之作儂。吾字作枚敷是反。桄孫作光古黃反。還徒荅反。遙孫本作儂。𠃑崩𠃑冰二反。釋器嬖芳麥反。絢九遇交莊交遇墾反。冰二反。釋天著直略反。釋地跨與慈呂居衛反。釋丘沮辭與居筠於于反。釋樂巢仕交莊交遇墾反。冰二反。釋水濁許廢反。溪苦穴反。釋草葵他忽反。葵於反。釋菌蕪蒲蕪反。蔓徒南反。灤餘若反。善居筠去貧反。釋反。打丈耕反。釋蟲蛩南尾反。螂子郎反。撒朱反。釋木援孫音袁又反。七各七路二反。蕡苻淳畜。大縣反。駢孫本作駢。汝均反。其反音所用上一字皆廣韻反切所常用今就廣韻中反切上一字類聚羣分。

喉牙舌齶齒脣六類。條理秩然。叔然遺法。猶可攷見。其於此譜喉牙二音。外脣內脣二音。分別甚明。其與婆羅門超聲。蛇縛奢沙娑呵同音之字。各有清濁兩聲。不用一切並與婆羅門之法不同。皆足爲六朝唐初以前反切不出於西域之明證。特以叔然立法之初。未爲圖譜。又弗標統一之音模散無綱紀。傳授繁難。故唐末僧徒三十六字母一出學者爭趨其便。而叔然之名反晦。至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鄭樵通志七音略。遂直謂反切出於西域矣。近世儒者戴震據隋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證明中國反切原於叔然。而所作聲類表。盡廢字母不用。乃矯之而過焉。茲譜統以七音再析爲十一音。定爲四十四音位。標舉四十音模字。以提其綱領。則仍仿等韻九音三十六字母之意。本婆羅門比聲超聲。三十三字母之法。以補叔然之不及。不以彼教之異。而不取所長也。七音中牙舌齶齒。每位皆有開口合口兩音。故四十音模廣之爲六十四切。又竊取宋溫國文正公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一韻分開合爲兩圖之意也。廣韻以切語下一字定開合。此譜乃以切語

上一字定開合。變通舊法學叔。然而不阿叔然也。西域以文記音。以音爲字。此音不外此字。併音卽成多字。如母生子。故梵音可以名曰字母。中國文由象起。聲乃無形。此音不必此字。多字常共一音。借他爲樣。故此譜改其名曰音模也。

右第一章

總要大綱  
肆拾伍字

○凡捌陌伍拾柰字注參陌

此譜十一音、四十四音位、四十音模、六十四切。細密之至。固已無可再分。而返本復始。約之於七音。則可合爲二十八音位。二十六音模。若用廣韻反切。孫叔然遺法。約之。合鼻喉爲一類。則六音二十四音位。二

十二音模耳。更依婆羅門法。參合於中國經傳內古時言語。印阿吾我予余台陽之稱謂。安有惡有烏。有焉有之音詞。檀弓疑曰。何居。卽是何故之辭。論語借於爲于。本是烏鵲之字。統鼻喉牙爲一音。則爲最簡之五音。二十音位。十八音模而已。欲再減一音。損一位。而亦不能。攷婆羅門字母。今具見釋藏大般涅槃諸經。而以唐貞觀時。西京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玄應。一切經音義內所載。大般涅槃經第八卷文字品者。標舉比聲超聲之名。表示五聲之號。條理最明。當是古時婆羅門音學真傳。其前列之字音十四字。如中。

國之。有韻部歌麻支魚等目。其後列之。比聲超聲等。  
文於此以爲考證之根本。其餘各經所載字母。列字  
次序。譯音用字。並足與玄應本相證明。別爲表詳之。  
玄應本之文曰文字品。凡有四十字。爲一切三字字本。  
是合之以成諸字。案西域悉曇章。本是婆羅賀不磨天耳。天如  
所作。自古迄今。更無異書。但點畫之閒。微有重疊。力之比。  
字音十四字。袞。烏反。可阿壹伊塉。烏反。古烏理。重疊反。  
鱻。烏奚。謫。污奥。烏故。反。此十四字。以爲音。一  
長。菴惡。此二字。是前兩字。故反。此柯復兩字。同。長短字。以爲音。一  
聲。二二十五字。迦唎。俄。反。賀。舌根聲。凡字餘聲。中。第  
四字。比。聲。中。第四字。比。

而字與第三字同。遮重車闔牕柯若反耳賀舌齒聲。吒重  
加茶咤微異。賈佞性。擎上摩聲。多他陀馱徒那賀舌頭聲。  
頗婆婆去摩聲。賈佞性。擎上摩聲。多他陀馱徒那賀舌頭聲。  
唎加茶咤微異。賈佞性。擎上摩聲。多他陀馱徒那賀舌頭聲。  
此八字超聲。摩、擎、唎、擎、摩、擎、唎、擎。此八字超聲。摩、擎、唎、擎、摩、擎、唎、擎。  
四字如言。疑聲。摩、擎、唎、擎。四字如言。疑聲。摩、擎、唎、擎。  
藏中言。疑聲。摩、擎、唎、擎。藏中言。疑聲。摩、擎、唎、擎。  
此八字超聲。摩、擎、唎、擎。此八字超聲。摩、擎、唎、擎。  
各此不字惡後壹謂爲誤。四字如言。疑聲。摩、擎、唎、擎。各此不字惡後壹謂爲誤。四字如言。疑聲。摩、擎、唎、擎。  
千經譜盡當下剜伊字音。檢字如言。疑聲。摩、擎、唎、擎。千經譜盡當下剜伊字音。檢字如言。疑聲。摩、擎、唎、擎。  
年字所二是注。去塙音當藏中言。疑聲。摩、擎、唎、擎。年字所二是注。去塙音當藏中言。疑聲。摩、擎、唎、擎。  
母引字首是上烏十兼中言。疑聲。摩、擎、唎、擎。母引字首是上烏十兼中言。疑聲。摩、擎、唎、擎。  
以上皆玄莊一前之四指原疑聲。摩、擎、唎、擎。以上皆玄莊一前之四指原疑聲。摩、擎、唎、擎。  
之親應刻字惡字類字。下本當文以个莫。之親應刻字惡字類字。下本當文以个莫。  
音檢音本。哀阿改皆皆菴如作字上。音檢音本。哀阿改皆皆菴如作字上。  
學釋義誤之兩作兩一惡是如品皆。學釋義誤之兩作兩一惡是如品皆。  
不藏及倒譌字一字字二無音者玄。應原。不藏及倒譌字一字字二無音者玄。應原。  
敢原欽作檢之聲。之一字可三佛應原。敢原欽作檢之聲。之一字可三佛應原。  
章不本定盡藏餘非聲聲在校十經原文。章不本定盡藏餘非聲聲在校十經原文。  
鄭覆大不中音也相也。內正三篇名。鄭覆大不中音也相也。內正三篇名。  
重核藏今原按。今同皆注奧字名。篇注。重核藏今原按。今同皆注奧字名。篇注。  
也。以字據本前據也。兩又下如篇注。也。以字據本前據也。兩又下如篇注。  
玄明如十明莊兩云。此之轉祥晉補。玄明如十明莊兩云。此之轉祥晉補。  
應字異藏是。二藏忻字一此之轉祥晉補。應字異藏是。二藏忻字一此之轉祥晉補。  
本母同本不字本刻同一十是。亦品補。本母同本不字本刻同一十是。亦品補。  
所譜改敢中校本。謂聲四亦品補。所譜改敢中校本。謂聲四亦品補。  
呬載所正改無正刊哀中字疑耳。注。呬載所正改無正刊哀中字疑耳。注。  
聲乃列凡也惡菴成阿者。以有十按。聲乃列凡也惡菴成阿者。以有十按。

第一字婆。超聲第七字婆。並是傳寫誤字。今亦不敢擅改古本。但爲攷明如下。近儒陳澧切韻攷。疑脣吻聲第一字婆。當作波。祥晉按。今世所傳大般涅槃經。及梁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宋施護譯祕密相經。皆正作波。唐慧琳音義。及不空譯文殊問經本。並作跋。不空譯金剛頂經。景祐天竺字源。並作鉢。皆與波同音。欽定天竺字母作巴。亦波音之轉。陳說是也。然婆字古有波音。或可通用。惟超聲第七字婆。祥晉謂確當爲婆字。形近傳寫之誤。今世釋藏大般涅槃經。正作婆。又唐慧琳譯本作縕。原注。桑梁僧伽師利問經本。及唐不空文殊問經本。亦並作婆。不可反。不空文殊問經本。亦並作婆。不

空金剛頂經。祕密相經。景祐天竺字源。欽定天竺字母。並作薩。以上八本皆是此譜外齒末位鬆模之音。足證玄應原本當爲婆字無疑。且超聲云者必其聲超然出乎比聲二十五字之外。玄應脣吻聲既三出婆字。不應超聲中又出婆字也。以後凡引婆羅門脣聲第七字。皆用波。超聲用婆。夫字內反切之學。自古惟孫叔然婆羅門兩大宗。而叔然反語所屬五音之大綱。已失其傳。僅廣韻卷末所附辨字五音法。標舉脣聲并餅舌聲靈歷齒聲珍陟牙聲迦伎喉聲綱各凡十字。玉篇卷末所附五音聲論。標舉喉聲何我剛鄂謌可康各舌聲。

丁的定泥寧亭聽歷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脣聲  
邦厖剝電北墨朋邈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各八  
字二譜未知何人所作。玉篇五音聲論列於僧神珙上幅宋王應麟玉海因以爲神珙作戴震聲韻攷謂珙自敘無一語涉及五音聲論定爲非珙所爲是也。祥晉接珙圖內所用五音聲論殊軌。觀其併arto齒兩音爲一統名爲齒音及脣音內絕無輕脣字與孫叔然婆羅門並異疑此爲古人相傳五音舊法更在叔然以前故闕疏如此惟辨字五音法標舉舌聲靈歷五音聲論喉聲有何牙聲有行幸亨舌聲有歷齒聲有詩示失食勝識可以證知中國古時早已婆羅門之超聲歸

入五聲之中足爲反切家考古之祕寶其餘所舉五音之字雖麤略重複而碩果僅存亦資攷證至欽定續通志所載古切字要法因煙人然等三十類則並無五音之目殆如滿屋散錢無可收拾美哉婆羅門之五聲聲統五字綱舉目張有物有序獨絕千古矣夫婆羅門五聲中去其各第三字第四字之複音則存者每聲三字又去其超聲中第一字她第三字羅第七字娑三複音而以所餘超聲繫縛奢沙呵五字分歸於五聲則每聲有四字五聲凡二十字與此譜最簡之五音二十位同又去其舌齒聲之第五字若

上嘆聲第五字拏之複音。則五聲只存十八母。與此譜最簡之十八模同。亦與此譜刪併指掌圖三十六母所餘之十八母同。又與明正統時光和道人蘭廷秀止菴韻略易通。早梅詩二十字中除無人二字外。所餘之十八字同。又與明末湖南零陵桑紹良遂叔青郊雜著向德詩二十字中除忘仁二字外。所餘之十八字同。且與明天啓時西洋人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舉二十字父去其物日二字。所餘之十八字亦同。不去若拏。則與乾隆時休寧戴震聲類表五類二十字又同。抑蘭氏桑氏戴氏生當三十六母盛行已。

久之世而能有此天敘十八母之眞知灼見。可謂卓爾不羣。又皆未見婆羅門字母。而十八母者乃冥相符合。豈非天地元音在於人口。振古如茲匪今。斯今耶。抑此譜所刪婆羅門五聲中各第三字第四字之音。各譯不同。參差錯雜。盡是複音。欽定天竺字母。皆與其第一字音複。玄應僧伽。則大抵與其第二字音複。而舌齒聲闔牕兩字。獨與超聲第五字奢音複。已開三十六母分審禪爲兩母之先路。慧琳不空施護景祐五本五聲各第四字之音。亦皆與其各第二字音複。而其各第三字。惟慧琳本舌齒聲嗟字。尚與其

第二字音複。此外之各第三字。則無不與其各第五字擎麼等音複。唐末三十六母羣定澄並從牀六母既專收溪透徹滂清穿六母之下平聲。而上去聲又兼收見端知帮精照六母之濁仄。既一音而分立兩母復一母而對峙兩音。其病源實出於此。良由五聲各第一字第一字第五字特立之音。無一音不可衍爲四聲。宜第二字第四字兩位不能容。因而諸本重複之音出入任意。故紛歧如此也。此重複之音同出一部位。但有長短高下輕重之別。就各本所注之音考之。大略第一字第一字。如中國之上平聲。或上聲。

或入聲之似上聲者。第三字。如中國之下平聲。或短去或入聲之似下平。及似去聲者。第四字。則如中國之去聲。而更引之極長。此極長之聲。惟梵音有之。他國所無。故唐初吐蕃宰相阿努造西番三十字母。唐末僧守溫爲三十六字母。皆本婆羅門字母。而皆刪其五聲中各第四字之音矣。然祥晉嘗見釋藏。唐中天竺僧輸波迦羅。共沙門一行所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內入曼茶羅。具緣眞言品第二。及字輪品第十。所舉字母五比聲。迦佞性。哦伽原注。重聲呼。遮車若字輪品。作。同。社。吒咤字輪品。誤。呼。擎茶重聲呼。多他。娜馱重聲呼。

波頗麼婆二十字五聲各四字皆以玄應本五聲各第五字之音爲其第三字而合併玄應第三字第四字之音爲一字退之爲其第四字蓋彼土亦早有知其爲複音者故省之併之退之如此彼阿努與守溫夫固有所受之也大毘盧遮那經之進第五字豈不以玄應五音之第一字第二字第五字自有天然之等第耶其退此爲其第四字也豈不以此二字爲重複可刪而又無地以位置長聲故不敢全刪耶婆羅門時雖無平上去入四聲之名而亦有高下輕重長短之辨故於字母中設第三字第四字以別之中國

孫叔然作反音於上平聲下平聲分用兩種切字與婆羅門之法暗合而更詳密厥後三十六字母承婆羅門各第三字而爲羣定澄並從牀六母又於婆羅門超聲縛奢沙蛇呵五母各分爲二增出奉邪禪喻匣五母卽兼用叔然之法此爲三十六母中清濁皆有字之濁聲十一母重複所由始祥晉竊謂四聲於一位中以高下長短而分自爲一事五音以喉牙舌齒脣而別又自爲一事故定婆羅門五聲各第三字第四字皆爲複音而刪之然刪之於五聲之中而於四聲中用周德清之法顯分上平下平爲一則刪如

未刪也。抑欽定同文韻統謂天竺第四字。噶雜楂達拔哈之音。他國所無。祥晉則謂其引至極長之聲。雖中國所無。而其發聲之始。究不外噶雜楂達拔之音。其初引長之時。發聲之象未變。則宛然去聲。其引至極長之時。則同變爲此譜鼻音第參位。安麻切在麻韻阿字之音。終不能出於四十音模之外。別有一音。是其當刪者。仍在音複。不在音長也。七音中無論何位。引至極長。必變爲鼻參位。欽定天竺字母。譯用哈字。猶爲未確。必先變爲阿。而後轉爲哈。然哈爲鼻音末位。亦非中國所無也。此譜最簡之五音十八母。天地。

元音盡在於此。誰能出乎其外哉。至所刪舌齒上鄂各第五位。若拏二字。仍存其無音之位。亦刪如未刪所刪超聲。蛇羅娑三字。蛇字爲此譜牙音第三位。娑字爲此譜外齒音。羅字李炳反爲此譜輕舌音。在五音中爲複音。在十一音中乃獨當一位。更刪如未刪。惟蛇字本非超聲。婆羅門位置未當耳。然則婆羅門之稚音。固不異中土。而此譜之位置。異於婆羅門者。復幾何哉。

右第二章。

約爲五音十八母。與婆羅門證大同。凡貳仟陸陌玖拾泰宇注陸陌參拾肆。

攷婆羅門爲天竺。未有佛教以前之古教。天竺卽漢

書張騫傳之身毒國。晉釋法顯佛國記。始有南北中三天竺之名。唐沙門玄奘使西域記。又稱東西南北中五印度。魏源海國圖志。稱印度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本。卽彼方之儒教云。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並言釋迦生於周莊王九年。婆羅門又在其前千百年度其時。當在夏商以上矣。玄應言。西域悉曇章四十七字。本婆羅賀磨天所作。或言梵天訛略也。慧琳言。梵文乃梵天王聖智所說。按梵天婆羅賀磨天。並是婆羅門之轉音。婆轉爲梵。梵古讀如瓦。瓦黍苗之瓦門。轉爲磨也。梵文梵音。猶言婆文婆音。卽婆羅

門音之省文。佛經仍用婆羅門字。故亦蒙其名曰梵經也。稱爲王者。蓋彼國上古聖智。作君作師。與中國上古時同。今觀佛經中稱說字母。推崇極至。顧皆附會以彼教玄義。於聲音之理。絕無發明。然婆羅門字母。竟藉彼教以傳於中土矣。又攷婆羅門字母。傳於今世。首尾完全者。凡有九本。一卽玄應本。乾隆末。任大椿孫星衍始由釋藏錄出。莊忻用長安大興善寺藏本刊行。二爲日本元文二年。當中國乾隆二年。所刻彼中釋藏。唐元和時京師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一切經音義內。所譯大般涅槃經本。總有五十字。於

玄應十四字音中理釐二字衍爲乙原注。上聲。  
微彈舌。乙重難  
聲引。力短力去聲長引。四字名爲助聲而以其餘十二字名爲聲勢又於超聲八字之後增乞灑合音一字共爲三十四字母其次序一。同玄應三曰北涼沮渠蒙遜當東晉義熙十一年請天竺沙門曇無羅識所譯大般涅槃經本見於慧琳本者經文有魯留盧婁四字慧琳音義卽依此本而作而祥晉所見今時釋藏大般涅槃經亦題曇無識譯乃與慧琳音義本頗有不同。豈慧琳所謂南本者耶乞灑二字合音此只作茶字其餘所用之字則與玄應同者十九而

亦有數字不同。脣吻第一字波超聲第七字娑既可證玄應本傳寫之誤。上訛第四字袒音除雁反舌頭第四字彈脣吻第四字訛古有訛音超聲第一字耶仍皆與玄應異字同母惟超聲第四字作啞與其他八本大異當以玄應本大毘盧遮那本並作縛慧琳本及不空兩本施護本景祐本並作囉正之僧伽本作婆或與脣吻第四字梵互誤抑以朋有鳳音庖有伏音蓬有帆音蒲有苻音例之婆亦有縛音也蓋古時於七音首位次位末位偶或相通以上三本並出大般涅槃經乾隆修書時未見玄應慧琳兩書又不

知釋藏大般涅槃經文中有此故同文韻統及欽定續通志內大藏經字母同異譜不載涅槃本而別載四本曰梁扶南國僧伽婆羅所譯文殊師利問經慧琳之師唐大興善寺沙門不空所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此三經中字母皆自釋藏錄出又有欽定天竺字母則唐貞觀時吐蕃宰相阿努親至中天竺以唐古特字所譯乾隆中又命諸臣偕西藏番僧用漢字重譯者也此四本皆前列音韻十六字後列字母三十四字字數並同慧琳次序亦同玄應此外又有宋太宗時北天竺沙門施

護所譯祕密相經中字母乃祚晉於高密城居宅東北感化寺明本藏經中搜得又有景祐天竺字母源本近人以日本高山寺所藏南宋時抄本翻印卽陳直齋書錄解題所謂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轉聲三十四字母者也今按十二轉聲卽慧琳之聲勢二字蓋以慧琳言乙乙力力四字翻經時實不會用故不列入而其前先列十六聲仍卽十二轉聲而加以哩梨魯盧四字所以又見古本如是不敢竟從刪汰則亦頗詳慎以上兩書所用漢字大都同於不空兩本而其超聲第五字並作設足以證釋藏不空金剛頂經

傳寫作沒之誤。又按以上九本惟玄應本四十七字。其餘八本皆五十字。然攷隋書經籍志言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與玄應所言字音十四字合。又唐貞觀中釋玄奘使西域記言五印度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云云亦與玄應本之四十七字合。以二者證之玄應本當爲最古而各本之五十字者乃後人又附益三文也。然理釐二字引長其聲衍爲四字而不離原次。十六字仍如十四字乞灑合音。各譯或省作茶作刹亦皆複音。又按五聲之目各本

護所譯祕密相經中字母乃祥晉於高密城居宅東北感化寺明本藏經中搜得又有景祐天竺字源本近人以日本高山寺所藏南宋時抄本翻印卽陳直齋書錄解題所謂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轉聲三十四字母者也今按十二轉聲卽慧琳之聲勢二字蓋以慧琳言乙乙力力四字翻經時實不會用故不列入而其前先列十六聲仍卽十二轉聲而加以哩梨魯盧四字所以又見古本如是不敢竟從刪汰則亦頗詳慎以上兩書所用漢字大都同於不空兩本而其超聲第五字並作設足以證釋藏不空金剛頂經

傳寫作沒之誤。又按以上九本惟玄應本四十七字其餘八本皆五十字。然攷隋書經籍志言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與玄應所言字音十四字合。又唐貞觀中釋玄奘使西域記言五印度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云云亦與玄應本之四十七字合。以二者證之玄應本當爲最古而各本之五十字者乃後人又附益三文也。然理釐二字引長其聲衍爲四字而不離原次。十六字仍如十四字乞灑合音。各譯或省作茶作刹亦皆複音。又按五聲之目各本

多無慧琳景祐有亦不確。慧琳以舌音爲齒。景祐以舌音爲喉。尤謬。惟玄應命名精確。當是婆羅門真傳。今以各本列音次序皆同。玄應故篇中稱引皆以玄應之名目之。抑晉宋以迄唐初正佛經翻譯最盛之時而亦孫叔然反語大行之日也。徐仙民等爲六經作音以及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陸德明之經典釋文並有反切盛行當世。唐初撰修隋書十志諸臣魏徵、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廷壽之屬。又皆高才博學。豈有不嫾雙聲之理。乃述婆羅門書但稱十四字貫一切音。而不知其五聲三十三字母之尤。

居要領亦可見。初唐以前爲反切之學者本孫叔然之法獨行。未嘗畱心於梵語而後世謂中國反切原本西域者其說真大謬也。且夫以上九本字母並是循古初婆羅門製字時次序首尾完全之本與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載四十二字母之隨手指點文既不全又顛倒錯亂其序次者不同雖時閱百代譯經數國傳授不無小小異同而除五聲中各第三字第四字爲複音或以意爲出入無關大體此外則列音次第如一五聲大綱不紊又得諸本所用漢字不同可以其音互相參校據衆本以正一本之誤知上古音。

聞未嘗或改惟彼異邦而猶有此三代音學之存足徵宇宙六合以內洪荒百世以來聲音條理之大同固爲非常之瓊寶譬之中國則八卦九九古文六書之倫矣况乎吾中土之音有書可攷者漢魏以下而已漢儒解經初不作音譬况假借讀如讀若略近直音偶然一見至於何休注公羊有長言短言之目高誘注淮南有急氣緩氣之名則上去四聲之萌芽也高氏注淮南又有籠口閉口晉灼注漢書有內言外言劉熙釋名乃有合唇開唇則牙舌齶齒音開合之朕兆也又其橫口跋口則聲象所關係而亦橫口縮

口之始辨也。舌頭舌腹則舌音輕重之肇端也。然而片言雖要語焉不詳。一爪片鱗固無以見聲音之全體而周秦以上之音則尤無可攷。證婆羅門遠在西域。且去今已三四千年而五聲超聲之紀綱條理尚與中土今日之音一一相合。由此推之。則吾人今日口中之音與我國之先黃帝正名百物之時非有大異。亦斷可知也。然則婆羅門字母之爲用。豈不大哉。此祥晉晚歲研究有悟。所爲撫之而低徊不置也。不然祥晉於算術力戒用阿拉伯數目字。謂吾人爲黃農虞夏之裔。當用中國文字。豈心醉外教者而

於此何獨眷眷不釋耶。至於據此以正三十六母之重複錯亂。則得其致誤之由。可以破千餘年來墨守之惑。猶其用之小焉者耳。嗚呼。由此譜之。十一音十四音位。以上溯孫叔然之反音。而合之於婆羅門比聲之位。次如溯河流而陟昆仑。命導百川而會東海。矣。所謂共證天地元音之大同者此也。

斯譜七音之名目次序。以人口中發音出氣之地位定之。自內而外曰。鼻喉牙舌齶齒唇。於古五音喉牙舌齒唇之外。增多鼻齶二音。比孫叔然亦多出鼻音。

右第三章。

以婆羅門字母譯本。推知中國上古語音與今大同。○凡貳所參頤貳拾貳字注貳拾貳字

斯譜七音之名目次序。以人口中發音出氣之地位定之。自內而外曰。鼻喉牙舌齶齒唇。於古五音喉牙舌齒唇之外。增多鼻齶二音。比孫叔然亦多出鼻音。

然鼻爲喉之分。齶爲齒之分。非有大異也。且鼻齶皆發音出氣之地。故淺喉音舊有穿鼻之名。婆羅門亦有上訛之目。今出此名號。以補古人之闕漏。當無不可。抑七音者。較之婆羅門舌根、舌齒、上訛、舌頭、脣吻五聲所不同者。以其舌根聲別爲鼻喉牙三音。而鼻牙皆統於喉。爲口之內部。則不同。仍同其舌訛齒脣四音。乃與婆羅門大同。玄應音義所載婆羅門五聲之名。至爲確當。遠非後來等韻所及。惟八超聲不屬於五聲。不如等韻而等韻九音。紛紜錯雜。則不如婆羅門五聲之大綱秩然。其半舌半齒等名目。尤不可

解。今所刪正備詳於後。十一音之名爲祥晉所標。而其字類實爲北宋時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內所早已判定。則又以補孫叔然與婆羅門最初制作時之所未備也。惟是十一音之辨別甚微。請本其所見而詳釋之。人口七音。大要爲三部。喉統鼻牙爲內部。舌統齶齒爲中部。脣獨立爲外部也。內部鼻喉牙三音。皆發音於喉而出氣之地。各異鼻音爲喉音之上出者。開口舌不動氣上入於鼻中。喉音則從喉中正出者。合口束氣舌不動氣直衝出口外也。同此一音。開口則爲鼻。合口則爲喉矣。牙音爲喉音之旁出者。每模

能爲開口合口兩聲。皆先以舌根極力抵牙。然後發聲於喉。則舌根障阻中道。氣不得直出於口。乃出於兩旁牙際也。牙音藉舌根爲助。故亦爲舌之類。然其發音主力在喉。不在舌。故終爲喉之部屬也。古人名鼻音爲穿鼻喉音。則牙音亦可名爲穿牙喉音也。牙音兼涉喉舌兩部。故字尤多矣。又牙之體與齒近。故古今語言。牙音與齒音。有時互相轉易。家語執轡篇。言南北爲經。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引韓詩內傳言。南北曰從。楚詞沈江不別橫之與從。王逸注經曰從。按從字疾容反。同縱。今吾鄉人言織布之經緯。亦曰

縱緯。又鳩之訓聚。見於爾雅。足之稱腳。見於釋名。今濟南等處呼卿輕如青。近人張行孚所撰說文案音。言蘇松杭嘉湖等郡。讀精青星三字。如經輕薰。讀孳秋修三字。如鳩邱休。吾又見休寧人言休如修也。口之中部舌齶齒三音。皆發音於舌。皆先以舌前抵蓄氣。然後縮舌而放氣。出音惟其出氣之地不同。用力之大小亦異耳。舌音者。先以舌頭舌腹滿口用力抵住齶齒牙。然後急縮其舌而放氣出聲也。抵力極重。則爲重舌音。抵力稍輕。則爲輕舌音矣。又有特異者。舌音末位各韻字。如隆殷輪連琳琅雷硠磊落令鄰。

皆含有舌葉戰動之意。略象雷聲而重舌音之首三位。遇耶伊二樣卽遮車韻與之脂韻。此兩韻之開口音。中國皆無字以反切取之。皆兩字不能合爲一聲。而其初必略似輕舌音。旋卽舌尖大爲震戰出之。直趨末位。其尾聲遽變似喇喇兒兒之音。而甚長。纍纍不絕。如轉石子。此乃一因舌音末位之關係。一因之脂韻之關係。兩者相積而然。婆羅門艸創之初。旣於超聲中出。邏羅又於音韻字出。理釐職此之故。其於音韻之理甚精。非貿然重複。然反切以兩字合取一音。只用其一而已足。觀慧琳一切經音義。景祐天竺

字源。只用十二字。則彼中後世學者亦自悟其爲複音。亦自知其取音無須兼用矣。今此譜亦但依常法。於重舌開口音。遇車遮之。脂兩韻。以德野、德伊、忒野、忒伊、乃野、乃伊來野、來伊等。反切之。自得其喇喇兒兒之音也。日本伊呂波字母。ラリルし呂五字。正是此音。今西洋字母。し尺二文。亦是此聲。而尺音舌葉之震戰尤甚。如吾鄉俗語所謂打都嚕者。然西儒耳目資譯爲勒日二字。蓋天地元音。有是一種。則凡是人類無不盡同。愚今名此耶伊二韻重舌四位。及凡舌音末位。皆目之曰戰舌音。云齶音者。拳舌爲之。以

舌尖輕輕掠上牙。一縮而放氣出聲。其氣出齶際。故曰齶音也。舌尖翹起。稍稍著齶。則爲重齶音。舌尖放開。舌腹兩旁似著齶。似不著齶。則爲輕齶音。此其輕重極難辨。但爲重齶音時。舌尖能覺得上牙魚鱗紋。爲輕齶音時。不能覺也。又此重齶輕齶。外齒內齒。先後之次。今甲子年始定。重齶次於輕舌。以丁正皆有輕舌重齶兩音。證之而合。丁壯丁訓爲頂。讀輕舌的。卽正鵠之正。初筵發彼有定音。外齒先於內齒。以登黃來。掖閒。讀終。充生。如宗葱鬆。證之而合。知指掌圖所定次序。不可改易。要之重齶比輕舌爲輕。而輕齶

則更輕。外齒又輕於輕齶。而尚重於內齒也。齒音者。以舌尖輕輕抵齒縫。然後微微斂動其舌尖。使舌齒間略開小隙縫。放氣出聲於齒尖。或以舌尖用力抵住下齒尖。舌仍與齒相著。但大放其氣。出於舌上。以達齒尖。亦能出聲也。隙縫微疏。或放氣至多。氣出齒外。其聲鬆而散。則爲外齒音。隙縫極小。或放氣至少。氣留齒內。其聲擠而聚。則爲內齒音矣。齶齒音之特異者。則第三位無音也。舌根舌腹舌頭舌尖。由內及外。而舌而齶。而齒。以次遞輕。舌最靈巧。故七音之中。關於舌者。有牙舌齶齒四音。且每模兼有開合二聲。

也。但牙舌齶齒之所謂合口。不過微有斂唇之意。與喉音之籠口。束氣唇音之合口。閉氣者不同。且與魚虞韻之撮口聚吻。歌戈韻之縮口。此橫縮字俗作豎。侈唇者不同耳。唇音自鳴居口外部。每模只有先開後合之一聲。外唇音以兩唇外皮相切。內唇音以兩唇內皮相切。其前二位皆先緊閉其口。然後開唇放氣而出音。惟外唇末位兩外皮相切而不甚緊。吹唇出音。氣出如風。此其特異者也。舌音末位象雷聲。外唇音末位象風聲。皆天地自然之元聲。稟受於人口者也。近儒錢大昕養新錄。謂古無輕唇音。等韻非敷奉三

母字。古音皆讀爲帮母。是但見廣韻方分封甫等字。唇末位而兼有唇首位之音。故誤云然耳。不知古人以方分封甫。與博補布白別爲兩類。正以方分封甫兼此譜唇末位風模之音也。不然。則何必別哉。不曾聞博補布白亦有唇末位之音。且古時天地間。豈能無風聲乎。而謂語言中無其聲也。抑內唇音末位尤有特異者。兩唇內皮相切。亦不甚緊。而吹唇出音。以兩字切之。終不能合爲一音。如以夫雍二字切重唇末位。能切出風字。如借用夫雍二字。夫字讀爲輕唇末位切之。所得之聲。但聞如云夫雍而已。極力吹唇

其尾聲乃似峰字而非峰字如云夫雍峰然卽西域所謂三合音也此如十三韻樣中奧樣肴豪韻以合口各模切之除外唇包抱毛否四字及內唇前三位標飄苗三字外餘皆兩合之迹不滅同是反切中之變格乃造物之巧也抑內唇爲十一音之最居末者至其第四位則四十四位盡矣乃忽然與天竺以音爲字之國所謂三合音者默契造化音韻之理奇妙無端誠不可思議哉十一音中大抵唇最易辨舌次之鼻喉又次之牙稍難齶齒極難辨其輕重內外疑似之間尤不易分晰祥晉初名外齒爲重齒內齒爲

輕齒而終不能確見其孰爲輕重晚年始悟内外之辨分明於輕重之辨以三十餘年體驗之功屢經改易而始能確定其名也此中甘苦可爲知者道耳

右第四章

韻十  
音之區別

凡貳仟貳陌玖拾伍拾參字

斯譜十一音而有四十四音位者十一音又各分四位也音位四十有四而音模字止於四十者何也重齶輕齶外齒內齒四音第二位皆無音故有無音之位四也何以有此四無音位也牙舌齶齒皆藉舌出聲其第二位當抑氣收聲之位由舌根而舌腹舌頭以至於輕舌其抑力已爲極微齶音僅用舌尖浮掠

上齶如蜻蜓點水之輕勢不能抑齒音之以舌尖抵兩齒縫而爲之者僅以舌尖輕輕貼齒亦實無抑力且抑則隙縫不開其以舌尖抵下齒而爲之者則皆舌尖與齒相著不離更無所用其抑力蓋齶齒兩地用力一抑則氣閉不能出聲故皆爲無音之位也十音四十四音位中有四無音位猶之十三韻樣中烏樣開口無聲耶伊二樣合口無聲以反切兩字取之皆噤口不能出聲也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於音韻則亦有然者也此四無音位爲祥晉六旬後所創獲原其一得乃有四端一曰齶齒有此無音位而後

每音四位十一音一律從同二曰齶齒有此無音位小婆羅門之超聲通在七音之第四位三曰婆羅門原有此位則設此無音位亦不爲自我作古四曰此位無音可以改正各譯本婆羅門字母舌齒聲第五字若娘倪覩之音上牙聲第五字擎那之音並與其第一字第二字之音不類而反與其舌頭聲第五字那曩納之音彼此相重複之失攷婆羅門舌齒聲第五字大般涅槃經玄應音義本今釋藏本及僧伽婆羅師利問經並作若慧琳音義及不空文殊問經並作娘不空金剛頂經施護祕密相經景祐天竺字源

並作倪。欽定天竺字母作尼。鴉二合音。婆羅門上。訛聲第五字。大般涅槃玄應本。慧琳本。今釋藏本。不空兩本。施護本。景祐本。凡七本。並作拏。僧伽本。欽定本並作那。舌頭聲第五字。大般涅槃經玄應本。今釋藏本。不空金剛頂本。施護本。景祐本。凡五本。並作那。僧伽本。作那輕。慧琳本。不空文殊本。並作曩。欽定本。作納。祥晉按拏那曩納古今。並是此譜重舌三位音。壤尼古今。並是此譜輕舌三位音。惟若字。廣韻而灼切。兼有此譜重舌四位。與牙三位音。倪字。廣韻五稽切。但有此譜牙三位音。與他字小異。然古音則皆兼舌。

三位之讀。有可考者。按史記項羽本紀。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若而字。皆卽今俗言你。義與盤庚乃祖。乃父之。乃同。則古時若字。本有重舌三位。奴各切之。音讀如諾也。又按諾字集韻類篇。並匿各切音。諾集韻又云。惹或作愒。是不空所譯兩本。及施護所譯祕密相經。舌齒聲第三字。所用惹字。皆當音諾。讀爲此譜舌三位之音。乃與其訛音第三字。文殊問經及祕密相經。用拏。金剛頂經用疣。同例。且與此三經之五聲。各第三字。皆與其第五字爲複音者。一例。略無參差也。以此證之。玄應等三本。所用之若字。本讀奴。各

切之音亦無可疑。至若惹兩字。韻書並無奴各切之音。則錢竹汀所謂古音失傳者也。又按倪字廣韻雖只五稽切一音。然觀於慧琳之師不空譯文殊問經內舌齒聲第五字作嬾。與慧琳同。而所譯金剛頂經內又作倪。與施護同。不空一人所譯不應歧嬾倪爲兩音。竊謂此可證唐時倪字本有輕舌音。第三位寧夷反之讀。而吾高密老師宿儒教授弟子讀孟子反其旄倪。若大旱之望雲霓。大學睨而視之。皆讀爲寧夷反。必有所傳授也。又倪姓吾鄉俗言如迷。左傳襄六年釋文。堞女牆也。一名俾。亦謂之俾倪。按俾倪亦

作埤堦。亦作睥睨。女倪睨一音之轉。故俾倪可省曰陴。亦可省曰女牆。且若惹字。卽讀爲此譜隆模。亦與其超聲。邇羅音複。倪字卽讀爲此譜纓模。亦與其超聲。她字音複也。又按那字从𠀤得聲。𠀤字兼此譜牙纓模。舌隆模兩音。曩字从襄得聲。襄字又从𦥑得聲。𦥑卽擾攘本字。亦兼有纓模。隆模兩音。納字从内得聲。内又从入得聲。入字亦兼纓隆兩模之音。並足爲重舌三位。與重舌四位。及牙三位。根本相通之證。不獨若倪兩字也。蓋牙齒與牙體皆剛硬。非舌不能成聲。故牙舌牙齒四音爲同類相近。而第三位與第四

位等又相近因相借代矣。竊嘗推求齶齒只三位有音之故大惑不解者三十餘年。壬戌之秋細究婆羅門字母與三十六字母之異同乃忽然有悟蓋婆羅門梵天王初製字母時知齶齒當有此位而不知其爲無音之位求其音不得因勉強以近類同等之舌頭聲若倪娘擎等音當之故終覺齶齒不相安至唐末僧徒多讀儒書其創爲三十六母者乃見中國音學家五音聲論古切字要法之屬齒音並無娘擎兩音意有所取因於齒頭正齒兩音內不列若擎二母之位卽是除去婆羅門舌齒上鄂兩聲之第五字又

見五音聲論齒聲有詩示失食勝識而遂納入婆羅門超聲之第五字奢第六字沙第七字娑爲齒頭正齒之末位爲審禪心邪四母其於審音也當矣然而牙舌唇各音第四母爲噓氣回聲之音在三十六母中與審禪心邪四母爲噓氣收聲者旣渺不相類牙舌唇各音第四母之爲抑氣收聲者旣渺不相類而祥晉創立此譜四十音模時逾兩紀亦恆若齶齒兩音止有三位與鼻喉牙舌唇各音之納入婆羅門超聲而爲四位者參差不倫終覺未能怡然而理順茲多歷年所幾經審度於二者之間則惟有參用三十六母之法刪去若擎之音復參取婆羅門舊法仍

存無音之位庶所謂合之則雙美而毫髮無遺憾歟。抑吾又惜夫創爲三十六母者乃別複出知徹澄娘四母一類名爲舌上音仍蹈婆羅門故轍與其刪除。鶻齒音內若拏二母自相矛盾也攷大般涅槃經玄應本今釋藏本之上鶻聲第一第二字吒咤。金剛頂經作嘶。施護祕密相經作吒咤。景祐天竺字源同金剛頂。欽定天竺字母作查。又俱仍爲此譜之重鶻音中充兩模玄應本今釋藏本與僧伽本之舌齒聲第一第二字遮車乃爲此譜之輕鶻音蒸稱兩模慧琳本之

舌齒聲第一第二字左蹉不空兩本文殊問經作左蹉。金剛頂經作拶擦施護與不空文殊同。景祐與不空金剛頂同。欽定天竺本作匝擦。又俱爲此譜之外齒音宗頸兩模是婆羅門舌齒一聲玄應慧琳二人兩宗譯本稍有不同已歧而爲二且與其上嘔聲鼎足而三守溫見其有異而不知其所以然乃作三處位置之以吒詫茶拏四字爲知徹澄娘四母而改其上嘔之名爲舌上音此其錯誤之由來承接轉換痕迹之顯然者也然婆羅門與玄應慧琳不過於嘔齒無音之位假借舌音娘拏以當之未爲甚失也。守溫

欲使嬾拏那復其舌音之舊居。乃併攜帶婆羅門之上。嘩聲吒詫茶亦歸於舌音。豈不大錯乎。

右第五章。

表明四十四音位中。有無音之位四。

至於此譜每音四位之次序。則前兩位重後兩位輕。其第一鼓氣作聲重中重。如庚公驚東丁中蒸宗精崩冰十一模第二吐氣送聲重中輕。如經空輕通聽充稱蔥青蓬平十一模第三抑氣收聲重中重。如冕翁纓農寧蒙明七模第四氣送聲輕重中輕。如亨烘興隆靈生升鬆星風峰十一模自外而內。由重而輕。自淺而深。由緊而鬆。天然等第。不可移易。比而讀之。盡人易知。其視五音聲論辨字五音法之列字無次序者。

有整亂之別。而其序實與婆羅門五聲之各分爲五位者。大同婆羅門之比聲二十五字。區爲五聲。聲各五字。其第一字。迦多波第二字。咤他頗之音。仍爲此譜各音模中之第一位。庚東崩第二位。經通蓬亦仍卽等韻三十六母牙舌唇齒之第一母。中蒸宗第二位。照知精第二母。溪透滂其各第三字。第四字。與夫三十六母牙舌齒唇之第三字。羣定澄並從牀六母。旣皆以複音不能獨立爲音模之故。而盡付省併。於是婆羅門第五字俄那拏嬾摩之音。向爲三十六母牙舌唇第四母。疑泥嬾明微之音者。乃爲此譜各音模第三位抑氣。

收聲之位。豐農寧蒙明五模而此譜各音模第四位。  
噓氣回聲之位。亨烘興隆靈生升鬆星風峰十一模。  
更以婆羅門超聲遷羅縛奢沙薩呵七字之音及三  
十六母內非敷奉心邪審禪曉匣來日十一母之音。  
悉數分歸於十一音則又增婆羅門位置之美而竟  
三十六母未竟之功者也。夫婆羅門以八超聲總次  
於五聲之後則與此譜以之爲七音末位者固不相  
悖。慧琳音義言野囉以下九字是歸本之聲從外向  
內與此譜所謂噓氣回聲亦正相合所憾者未能以  
超聲分屬於五聲猶未爲盡善耳爲三十六母者乃

能兼採儒書變通婆羅門舊法於齒頭正齒立心邪  
審禪四母可稱善學梵天青出於藍然其不知非敷  
奉當爲脣音第四位不知曉匣二字當爲喉音第四  
位又不知來日當爲舌音第四位位置皆爲未當蓋  
雖有所見而一聞未達難臻精密徒爲歧出多名眩  
惑學者明桑紹良青郊雜著近儒戴震聲類表悉以  
婆羅門超聲列於五聲末位天然倫敘始各得其所  
而桑氏齒音只有三位尚襲三十六母之失戴氏於  
齶齒第三位代以舌牙喉第三位之字猶蹈婆羅門  
之非又其於七音之析爲十一音者皆仍如指掌圖

之。但暗分其類而不顯別以名。亦不無遺憾。余今比類倫次。十有一音。音各四位。統歸一例。發送收回。略無參差。自謂頗能兼集古人之長而去其所短。請道其名。

鼻音四位。曰、庚、硜、豐、亨。

但有開口代以該開哀海。豐字哀鷹切。

喉音四位。曰、公、空、翁、烘。

但有合口代以姑枯烏虎。

牙音四位。曰、驚、輕、纓、興。

開口切。則基期衣稀。合口切。則居區迂虛。

重舌音四位。曰、東、通、農、隆。

開口切。則德忒乃來。合口切。則都吐奴盧。

輕舌音四位。曰、丁、聽、寧、靈。

開口切。則低梯泥梨。合口切。則躄躋女呂。

重齶音四位。曰、中、充、○、生。

開口切。用之嗤詩。合口切。用竹初疏。

輕齶音四位。曰、蒸、稱、○、升。

開口切。用知尺式。合口切。用諸出書。

外齒音四位。曰、宗、慈、○、鬆。

開口切。用子此絲。合口切。用祖麌蘇。

內齒音四位曰精青●星。

開口切用卿七西。  
合口切用聚取須。

外唇音四位曰崩蓬蒙風。

合而又開代以不普母夫。

內唇音四位曰冰平明。

芙蓉峰未位三合音。

此四十音模字必純用同樣疊韻之字何也。取其音不得複複則易覺也。必用冕樣東庚青蒸韻內字何也。四十音模皆有字者惟東庚青蒸韻則然同一音模字而開口合口兩讀聲韻不甚相遠者亦惟東庚

青蒸韻則然故無以易之也。若夫所注六十四切。開口必用伊樣支紙韻字以伊樣無合口韻也。合口必用烏樣魚虞韻字以烏樣無開口韻也亦無以易之也。鼻音重舌音伊樣韻有聲無字則以威樣微未韻愛樣佳灰韻字代之以威樣愛樣韻與伊樣韻最近也。婆羅門比聲超聲三十三母純用歌麻韻字其法甚是三十六母雜用諸韻字失其旨矣。余於丙辰年十月避邑亂於南鄉仲家莊夢遊文山西石耳亦嘗雜用諸韻四十音模別字爲詞云岡開靄寒。韻谷空彎環。候登臺南覽。重低天黏嶺。輕竹初

霜齧正昌盛。齧輕自滄桑。齧靜情性。齒報破梅風。唇遍  
縹渺峰。內唇音末位峰字與外唇風字不同音。以內爲一。乃真音也。今人讀峰與風無別。以三合音不便於用也。附記於此。以備參證。

初學觀之。自不如疊韻音模之易於分明也。

右第六章

表每音四位之次序及四十音模字圖。凡壹阡參陌參拾捌字又黑子四注壹陌柰拾字。

計斯譜十一音四十音模較指掌圖九音三十六字。每名目多所刪正。其十一音者。於九音中存喉牙二名。增出鼻音一名。此據廣韻所注反切上一字。以此譜之。鼻喉爲一類。牙爲一類。用字各不相混。證爲孫叔然立法之時。音讀與今世相同。又據指掌圖內合

口各圖。以此譜喉音列於上層。牙音列於下層。開口各圖。以此譜鼻音列於上層。牙音列於下層。開合判然兩音亦與今世音讀相同。祥晉遂定著爲鼻喉牙三音。以改正三十六字母中見溪羣疑影喻曉匣八母所屬字。鼻喉牙混合不分之失云。鼻音卽開口喉音。古人亦名爲穿鼻喉音。今定名爲鼻音。獨立於七音之中。仍與喉音相次。此與叔然小異。而無害爲大同也。又刪去舌上及半舌半齒與輕唇二音之名。刪舌上音者。以知徹澄三母。今音爲照穿牀之複古音。或爲端透定之複。而娘爲泥之複也。刪半舌半齒者。

更定來日爲重舌輕舌兩音之末位。而日母字仍皆兼有牙三位之音也。刪輕脣音者。更定非敷奉三母爲外脣內脣兩音之末位。更定微母爲脣三位。而兼有喉三位之音也。又改舌頭之名。而分爲重舌輕舌兩音。改正齒之名。而分爲重齶輕齶兩音。改齒頭之名。而分爲外齒內齒兩音。改重脣輕脣之名。通爲脣音。而別分外脣內脣兩音。嘗攷指掌圖二十圖中所列字。皆以重舌重齶外齒外脣字。列於上層。以輕舌輕齶內齒內脣字。列於下層。各不相混。惟第十九圖誤列重齶追鉸錐水外齒觜髓於下脣當以其餘諸圖正之。第二圖中仲終充十八圖之詩亦誤列重齶於下層。厥

後四聲等字。元劉鑑切韻指南。並承用其法。明蘭廷秀韻略易通。雖併三十六母爲早梅詩二十字。而其書中所列字於鼻喉牙三音通用一母者。舌齶齒脣輕重內外通用一母者。亦皆依指掌圖法。各自爲類。足證宋元及明各地音讀不異。司馬公時而徵之。今日吾鄉以及各地之音讀亦皆若合符節。而遠溯其初。則司馬公雖承用守溫三十六母之目。取廣韻中注有反切者三千一百三十餘文。分隸其下。而實兼用孫叔然遺法。又據廣韻反切。下一字區別之。凡反切上一字相同。而下一字聲音洪細不同者。皆區分。

爲兩類所以鼻喉之分舌齶輕重之分齒脣內外之分無不一一與此譜相合也然廣韻反切上一字於外脣內脣實已分別甚明惟舌齶齒六音得指掌圖而始顯足證自漢魏至唐宋音讀與今世相同又廣韻於音之開口合口皆以切語下一字定之亦費推求亦賴指掌圖分開合二圖乃易證明今日音讀開合與古無異然則司馬公之有功於音學亦大矣吾於此歎指掌圖之能祖述叔然以補婆羅門及五音聲論之闕而尚微惜其以鼻喉與牙相雜廁殊亂叔然反切上一字鼻喉與牙不爲一類之例又重舌與

輕舌重齶與輕齶外齒與內齒外脣與內脣叔然名分爲兩類本極簡明易曉指掌圖顧錯雜之爲四等反糾葛繁難也且夫婆羅門字音十四字中第五字塢第六字烏知天竺古時亦已有此譜合口喉三位翁模之音又真字音第三字壹第四字伊其超聲第一字玄應本作蛇慧琳本不空文殊本並作野今本大般涅槃經僧伽婆羅師利問經不空金剛頂經與施護祕密相經景祐天竺字源並作耶欽定天竺字母作雅知天竺古時又已有此譜牙三位縷模之音且皆與真舌根聲之彼土讀爲此譜鼻音者有別慧

琳本及不空文殊問經舌根聲第五字作仰當讀如印欽定天竺字母作迎阿二合音亦當爲鼻音皆不爲牙音觀舌根聲第一字玄應慧琳及今本涅槃僧伽不空文殊問經施護祕密相經凡六本並作迦不空金剛頂景祐天竺字母源並作葛欽定天竺字母作嘎第二字玄應及今本涅槃並作噶慧琳僧伽不空文殊施護凡四本並作怯不空金剛頂景祐並作渴欽定天竺字母作喀第五字玄應及今本涅槃作俄僧伽師利不空金剛頂景祐三本並作誠祕密相經作昂可證也迎咷怯兼讀牙音乃中國音非西域古

音也。觀於超聲第八字玄應本作呵。今本涅槃僧伽及不空金剛頂施護景祐並作訶。慧琳不空文殊問並作賀。欽定作哈。亦並是鼻音爲迎咷俄之超聲也。夫以彼土語言喉牙音甚少不能如五比聲之自成一隊故無處安置以鳩鳥入之字音以牠強目之爲超聲其實與他超聲之爲噓氣回聲者並不相類也。造化機緘不能終閼所以慧琳大般涅槃經音義本不空文殊問經並於玄應本超聲八字之後添出乞瀝合音一字乞瀝祕密相經作乞又欽定天竺字母作戛刹不空所譯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經一卷內亦有訖灑合音。訖乞戛並是此譜牙首位驚模之音而兼有牙次位輕模之音。又日本有羅什三藏譯涅槃經悉曇章以五十字母錯綜反覆成四十二章其用字俱同今釋藏大般涅槃經本而閒用支齊魚肴侵鹽韻字其當玄應本舌根聲者名爲牙音有迎雞俱唶怯岐駢欠伽祇囉鉗詭倪愚嚴等字是爲三十六母牙音之名所本至古切字要法三十類中興掀刑賢二類四字興掀一本作馨軒與三十六母曉匣二母皆爲此譜牙四位興模之音而牙音四位遂全矣。又觀大般涅槃經舌齒聲第五字慧琳

本及不空文殊本並作娘。欽定天竺一本作觀合音實皆此譜輕舌三位寧模音。又玄應本十四字音中理釐二字慧琳本作乙乙力力。又言曇無讖本作魯畱盧婁者今釋藏本作魯流盧樓。他本亦皆衍爲四字僧伽師利問經作釐釐梨梨。不空文殊問經作呴呴力噦。金剛頂經及景祐天竺字源作哩梨魯盧施護祕密相經作哩黎哩黎。引欽定天竺字母作咧句擗句利句稊句按擗句稊句云者初發聲時爲咧爲利引之極長而尾聲變如伊也。凡引聲過長無論何音必自然變爲鼻三位抑氣收聲之音也。因之脂韻

鼻音無字。故用牙音。諸本或注云去聲。或注云長引。皆不如欽定天竺本之妙於形容。慧琳本乙乙兩字。獨非舌音。其爲曳長利咧之聲。而變爲牙三位之音耶。抑皆爲數目二字。形近傳寫之謬耶。二亦舌末位隆模之音也。諸本除慧琳乙乙二字外。餘皆此譜輕舌音。第四位靈模字。魯字義本同呂。呂者脊膂之象形字。魯字則从魚。从凶。會意。凶古鼻字。諸動物鼻與呂皆居督脈之中。鼻在面前。呂在背後。魚獨鼻呂同在背面。故文魚凶爲魯。疑周武王封周公於魯時。特製此字以示寵異。魯與齊相對。齊之封以天齊淵齊。

本及不空文殊本並作娘。欽定天竺本作覩合音。實皆此譜輕舌三位寧模音。又玄應本十四字音中理釐二字。慧琳本作乙乙力力。又言曇無讖本作魯留盧婁者。今釋藏本作魯流盧樓。他本亦皆衍爲四字。僧伽師利問經。作釐釐梨梨。不空文殊問經。作呴呴力噦。金剛頂經及景祐天竺字源。作哩梨魯盧。施護祕密相經。作哩黎。引哩黎。引欽定天竺字母。作咧句。掣句。利句。掣句。按掣句云者。初發聲時爲咧爲利。引之極長。而尾聲變如伊也。凡引聲過長。無論何音。必自然變爲鼻三位。抑氣收聲之音也。因之脂韻

鼻音無字。故用牙音。諸本或注云去聲。或注云長引。皆不如欽定天竺本之妙於形容。慧琳本乙乙兩字。獨非舌音。其爲曳長利咧之聲。而變爲牙三位之音耶。抑皆爲數目二字。形近傳寫之譌耶。二亦舌末位隆模之音也。諸本除慧琳乙乙二字外。餘皆此譜輕舌音。第四位靈模字。魯字義本同呂。呂者脊膂之象形字。魯字則从魚从臼。會意凶古鼻字。諸動物鼻與呂皆居督脈之中。鼻在面前。呂在背後。魚獨鼻呂同在背面。故文魚臼爲魯。疑周武王封周公於魯時。特製此字以示寵異。魯與齊相對。齊之封以天齊淵齊。

亦古臍字也。人身負陽抱陰。泰山之陰齊。其陽魯。蓋武王封周公太公。有取於心腹脊膂之義爾。此祥晉說文諍許中之臆說也。後世讀魯爲重舌。讀呂用輕舌。幾不知其音義本同矣。又左傳隱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孔疏云石經古文魯作𠂇。說文𠂇古文旅字。古文以爲魯衛之魯。又詩彤弓釋文。盧本作旅。是魯盧並古有旅音也。而其超聲第二第三字。玄應本作邏羅。僧伽本作羅邏。欽定天竺本作喇拉。慧琳本及不空文殊問經並作囉珂。今本大般涅槃經。不空金剛頂經。施護祕密相經。景祐天

竺字源四本並作囉羅。則皆此譜重舌音第四位。隆模字與理釐等字判然有別。則知天竺古時已有此譜輕舌音。惟亦未能自成一隊。故亦但於音韻字中出之也。至五音聲論中。舌聲丁的定泥寧亭聽歷八字。古切字要法三十類六十字中。丁顛汀天停田寧年零連五類十字。則此譜輕舌音四位俱備矣。又按玄應本之舌頭聲多他陀駄那五字。他本當此位者慧琳本作禪他棟駄曩。今藏中大般涅槃經作多他陀彈那。不空文殊師利問經作多佗娜駄曩。不空金剛頂經景祐天竺字源並作怛撻捺達那施護祕密。

相經作多他捺陀那。欽定天竺字母作答塔達達納。五字皆此譜重舌音並無輕舌一字而惟梁僧伽婆羅所譯文殊師利問經乃爲多輕他輕陀輕檀輕那輕五字。其當玄應本上訛聲之位者乃爲多他陀檀那五字獨與玄應等八本大綱顛倒。按舌頭無輕於上訛之理。宣以上訛爲舌音之輕者而但互易其地耶。抑別一師傳以他本之上訛聲併於舌齒聲內。通名爲齒音。如五音聲論及三十六母之法而別出輕舌一音耶。姑記俟攷。又觀婆羅門超聲第五字玄應及今本大般涅槃經並作奢慧琳與僧伽及不空文

殊問經並作捨。不空金剛頂經又作沒。不應一人所譯。前後大異。沒字當爲設字形近傳寫之誤。無疑。施護景祐兩本正作設。皆此譜輕齶末位升模之音。婆羅門超聲第六字玄應本今本不空金剛頂及施護景祐五本並作沙慧琳本不空文殊本並作灑。僧伽本作屣。皆此譜重齶末位生模之音。婆羅門超聲第七字玄應本作婆。乃娑字之誤。說已見前。今釋藏大般涅槃經僧伽師利問經及不空文殊問經三本並作娑。慧琳音義作緩。不空譯金剛頂經及施護祕密相經。景祐天竺字源欽定天竺字母四本並作薩。皆

此譜外齒末位鬆模之音。吾因此又悟婆羅門舌齒聲第一第二字玄應一派作遮車爲此譜輕齶一二位蒸稱模之音。慧琳一派作左蹉爲此譜外齒一二位宗齒模之音。兩派譯音小異。歧而爲二。因與其上齶音第一第二字吒咄等爲此譜重齶一二位中充模之音鼎立而爲三音者實因婆羅門超聲中已先有此三音合之而此譜之重齶輕齶外齒有音之三位俱全。惟此譜內齒音尚爲婆羅門字母各譯本所未有。而古切字要法三十類中之精箋清千秦前新鮮鶴涎十字。三十六母中之齒頭音精清從心邪五

母除從字兼有外齒音外餘並純爲此譜內齒精青星三模之音又唐貞觀時吐蕃宰相阿努採天竺字母合以西番語言自製西番字母三十字於天竺齶齒二音中刪去上鄂聲查又楂存舌齒聲匝擦雜而其自增之齊妻齊鴉鴉鴉三母則是三十六母中精清從三母之音亦正是此譜內齒音而古切字要法眞箇稱禪五母相當者又爲此譜重齶中沖生三模之音而兼有輕齶蒸稱升三模之音以上諸家於此齶齒兩類玄應但有此譜之重齶輕齶慧琳但有此譜之重

齶外齒。西番又但有此譜之外齒內齒。古切字要法及三十六母。又但有此譜之重齶輕齶內齒。雖曰齶齒同類。輕重內外不甚相遠。要皆不如司馬公之分爲四類。卽此譜之重齶輕齶外齒內齒四音尤爲完全細密也。又攷今日齊魯方音濟南以西北至無棣清河南盡曹濮徐兗無輕齶音讀遮車奢同於查叉沙東北掖黃登州芝罘一帶又無重齶音讀查叉沙如匝擦薩皆不免一偏。惟吾高密四周自臨淄青州以東沂水之左南抵莒緣東海日照諸膠循琅邪二珠二勞而北至成山之陽西迤文登萊陽卽墨至平

度大澤山西。循白沙河南岸。迄北海。其間方百里者二十餘縣。則皆重齶輕齶。外齒內齒分別甚明。與婆羅門指掌圖無少異。抑諸家所標爲字母之字。於此譜重齶輕齶。外齒內齒四音。或彼此有無不同。而皆不相雜。卽證以今日各地方音。於此四音偶爾。彼此有無不同。亦皆不相雜。亦可見天地元音本有此四類之別也。又攷婆羅門唇吻聲。玄應音義本作婆頗婆婆摩。今世釋藏本大般涅槃經。作波頗婆澁摩慧琳音義本作跋頗麼。梁僧伽本作波頗婆梵磨。不空文殊問經。作跋頗麼婆莽。不空金剛頂經。景祐

天竺字源。並作鉢發。末婆摩。施護祕密相經。作波頗末婆摩。欽定天竺字母。作巴葩拔。哈嘛。盡是外唇音。絕無內唇音。而廣韻反切。外唇內唇。亦絕不混。抑吾更有一確證。則觀詩三百篇用韻。喉音公空証。合口牙音降。邛離訛。合口重舌音東同農龍。合口重齶音中充雙外齒音。宗聰送。外唇音邦蓬蒙豐。諸重濁者。爲一部鼻音。頤亨。開口牙音驚傾嚙刑。開口重舌音登簾。輕舌音定庭寧靈。開口重齶音丁爭生。輕齶音正程聲。內齒音旌青星。內唇音冰平鳴。諸輕清者。爲一部直無異於古書中。獲見商周時十一音之譜也。

足徵三代至隋唐人口之音亦不異司馬公時也。

右第七章詳考十一音。自古已有。○凡參阡捌陌

捌拾捌字。注陸拾貳字。

其此譜四十音模字則較指掌圖之三十六母字。凡

省併重複字母十有八。存字母十有八。分別增出字母二十有二。省去羣定澄並奉從邪牀禪喻匣。十一濁聲母者以其所屬下平聲字與其溪透徹滂敷清心穿審影曉。十一清聲母所屬上平聲字同在一位而羣定澄並從牀六母所屬之上上去入聲字又與其第一位見端知邦精照六清聲母所屬之字同在一位。雖抑揚稍異而聲實相複也。竊以音模之設本以

區別出音之地位。至於聲之清濁高下長短乃是四聲分內事絕與音位無關同位而並立二母不已複乎一母而兼收兩位之音不又雜乎既複且雜豈非承婆羅門第三字第四字之失而然耶。此譜既於四聲中分清平濁平爲二而於三十六母內省去濁聲十一母庶各得其所不相淆亂也。且上平聲下平聲之有聲無字者皆可按清平濁平清仄濁仄四聲之譜而得其聲。自無煩如邵康節皇極經世潘次耕類音之更增字母矣。皇極經世於見端知邦精照六母各增一濁聲母於疑泥明微來日六母各增一清聲母。又於齒頭心邪之後增無字之清濁各一聲。而又併壤於泥併敷於非故爲四十八字之

各聲。清濁各五位。每位有陰陽兩音。而牙齒兩聲。各有舌齒唇。五位。故五十音。實只四十六。於三十六母中。刪去知澄娘敷。五母四位。而增耳而已。些四音二位。其上云入三聲。亦不分清濁。統於一模。此二者皆非自我作古也。明蘭廷秀早梅詩二十母。桑紹良向德詩二十母。皆於刪併知徹澄娘敷影六母外。又併清聲濁聲共爲一母矣。又康熙中宣城梅建刊。明末雲南霑益州馬自援所撰等音。自稱其學得自江右楊夫子嘉興李夫子者。於刪併知徹澄娘敷五母外。併清聲濁聲爲二十一母。及萬曆中上元李登書文音義。於刪併知徹澄娘非五母外。仄聲純用二十一清母。皆

於蘭氏桑氏二十母外。多一影母。抑亦其次也。其平聲分上平下平爲二。而上去不分清濁。則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之言曰。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俱無平聲字。字俱有上平下平之分。但有有音無字之別。上去二聲各止一聲。俱無陰陽之別。明蘭廷秀韻略易通。亦分上平下平上去入爲五聲矣。桐城方以智通雅。又以崆崆上去入爲五聲矣。抑零陵桑紹良六聲會編。則以浮平沈平、上仄去仄、淺入深入爲六聲。槃什馬自援等音。又以平上去入全爲五聲矣。眞如李氏登書文音義。仄聲純用二十一清母。平聲不刪濁母。

但改定母爲廷母。改並母爲平母。亦其次也。近世汪氏所增損全椒吳杉亭江雲樵舊譜。名空谷傳聲。大興李汝珍音鑑。並皆上去不分清濁者也。且夫四聲五聲原本一聲。所不同者。輕重高下之間而已。輕重之別。是曰平仄。高下之別。是曰清濁。清平聲輕而高升。爲陽中陽。濁平聲輕而下浮。爲陽中陰。清仄聲重高而猛。爲陰中陽。濁仄聲重下而墜。爲陰中陰。一輕一重。一高一下。天然音節。四者盡之。別更無聲。故周德清於入聲。仍派入三聲也。清平亦名上平。濁平亦名下平。上平下平之名。今天下之人習言之。而莫知

所自始。祥晉嘗考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云。平聲字字俱有上平下平之分。但有有音無字之別。非一東至二十八山皆上平聲。一先至二十七咸皆下平聲也。又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及玉海引唐徐景安樂書。並有上平聲。下平聲。上聲去聲。入聲之名。唐初去孫叔然。時不過三百年。而人人已以上平聲。下平聲習爲恆言。則其名必叔。然時已有叔。然製反切。因分清聲濁聲爲兩類。卽今時人語言。閒上平下平字。亦與叔然反切絲毫不異也。叔然既顯然有上平下平之殊別。則亦必顯然有上仄下仄之殊別。可以斷言。今時

人言語於廣韻入聲音紐首領字之以清聲爲切者皆讀爲上聲。於入聲字之以濁聲爲切者皆讀爲去聲。亦或讀爲下平聲無不與叔然所用反切之清濁相合。與周德清中原音韻之配入三聲亦皆相合也。陸法言切韻改上仄之名爲上聲義固不異。改下仄之名爲去聲去與下意亦相近。後人承用上聲去聲之名而上仄下仄之名乃晦。惟是上去兩聲之讀。陸氏或與叔然小異。而音切尚仍叔然舊法。故上聲中時有濁聲之切去聲。內時有清聲之切也。後人誤謂上去亦各有清濁兩聲。其誤實由於此。然究不能於

上去之外別有一聲。故江氏音學辨微云。平聲清濁易辨。又云。方音有呼十濁之上聲似去者。卽因其似去而知爲上聲之濁。四庫全書提要存目。聲音發源目下亦云。指南謂濁上當讀如去。卽如止攝羣母。奇上爲技蟹攝匣母。孩上爲亥。遇攝滂母。蒲上爲部咸攝奉母。凡上爲范果攝從母。辯上爲坐效攝澄母。龜上爲肇。上音皆別作去。祥晉按。如上二條所云。是其聲直與去聲無何分別。但以其字在韻書爲上聲。不敢名之。曰去聲而名之曰上聲之濁耳。若舍字而就聲論聲。上去而外固別無其聲也。夫聲空虛動盪高

下相反是以顯別無由相似既云似他便已出此入彼試問誰能於高下聲中又分高下乎江氏又云如必不能辨檢韻書觀其切音之上一字當何位可知其清濁然則江氏於仄聲之清濁恃記憶其字以辨之而不能顯別以聲明矣乃譏方以智以空堂上去入爲五聲韓退之譁辨呼徹轍爲同音皆不知仄聲之清濁何耶四聲乃聲學中最粗淺之事本與音模無關茲因刪去濁聲十一母而顯分平聲爲二遂牽連而備論之又按三十六母中羣定澄並從牀六母本承婆羅門五聲第三字而作故亦用其法於平聲

則純收溪透徹滂清穿六母濁平字而上去聲又兼收見端知帮精照六母濁仄字所標各母亦復混用從字平去兩讀本兼精清二母之濁定並二字純爲端母帮母之濁仄聲惟羣澄牀三字爲溪徹穿之濁平聲耳而康熙字典所載等韻三十六母則羣作郡牀作狀亦純爲見母照母之濁仄聲也宋元迄今莫知其故但習見羣定澄並從牀六母所屬平聲字純爲溪透徹滂清穿六母之下平聲遂執一求之謂見端知帮精照六母有清無濁江慎修先生音學辨微於羣定澄並從牀六母所屬上去入聲字本讀爲見

端知帮精照六母之濁仄者。皆目爲方音。謂舅當求上聲。丈當讀長短之長上聲。反謂舅讀如鳩去聲。丈讀如張去聲爲非。陳先生澧切韻考。謂字母三十六。必唐時五方音讀皆不譌之字。故擇取以爲標準。今人讀之。又有不眞。定當讀聽去聲。並當讀蒲茗切。祥晉按。二先生爲近代切韻名家。而此說甚誤。足以使人自疑。其與古人言語多不相合。並且疑後有萬年。將與古人如胡越之不能相通。是不可不辨。今天下之人。通口一詞。讀舅丈定並爲見知。端帮之濁考之。經傳古已如是。按舅姑二字。同時所制。爲男女高

年尊長之稱。姑從古聲。舅從臼聲。借臼爲古。與借舊字爲故正。同儀禮士昏禮贊見婦于咎姑。鄭注古文舅皆作咎。檀弓大學之舅犯。荀子韓非呂覽並作咎犯。借咎爲舅。咎本訓過過。亦見母也。大戴記本命丈者長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丈人亦長老之目。漢書律曆志。丈者張也。是自古丈長張同音不異。今人書禹貢。奠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作定高山大川。周禮春官瞽矇世奠繫。鄭注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曰。帝讀爲定。其字爲奠。又小史奠繫。世鄭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陸德明七音普

經典釋文。於瞽矇出世。奠於小史出奠字。並云音定。然則漢人唐人讀定奠帝三字皆是此譜重舌首位。初不異今人。又按儀禮士昏禮並南上。鄭注今文並當作併。又聘禮皆二以並。鄭注今文並皆爲併。又公食大夫禮並字凡二見。士喪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三篇各一見。鄭注並云古文並今文爲併。列子黃帝並流而承之。唐殷敬順釋文云史記漢書傍河傍海。皆作並。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遂乃並渤海以東。窮成山登之采。張守節正義曰並白浪反。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遂北至琅邪並海。顏師古注並讀曰傍。

傍依也。步浪反。則漢人唐初人讀並併傍步四字皆爲此譜重唇首位初不異今人。何況唐末亦因刪併濁聲母。遂考辨其音而附論於此。

右第八章之上。

○刪去濁聲十一母而顯分上下平。凡貳仟伍陌肆拾貳字注壹陌肆拾貳字。

此譜又依蘭氏桑氏之法併知徹孃敷影五母以其所屬字與照穿泥非疑五母所屬字同音同位相複也。攷明萬曆時衢州西安葉秉敬韻表嘗刪知徹澄孃敷疑六母與蘭氏桑氏略同但不刪濁聲十母耳。又攷元劉鑑切韻指南有交互音歌云。知照非敷遞互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牀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參

一處窮。是知徹澄娘敷疑六母。在元時已知其爲重複矣。又康熙時廣昌教諭南昌熊士伯西牧等切元聲亦謂知徹澄同照穿牀泥同娘敷同非可省。又攷古切字要法三十類則比三十六母實少。知徹澄娘敷奉六母是唐時未有三十六母以前知徹澄與照穿牀同母娘與泥同母敷與非奉同母矣。夫影喻二母承襲婆羅門超聲第一字蛇。疑母承襲婆羅門舌根聲第五字俄之位而音卻不同。婆羅門舌根聲五字皆是此譜鼻音故蛇與俄不爲複。三十六母所用見溪羣疑影喻六字則皆此譜牙音故影喻與疑爲

複也。凡此譜所刪併三十六母中清濁相複之濁聲十一母及知徹娘敷影日微七母原其重複之故亦皆本於婆羅門與孫叔然非漫然者中國牙音字固多其第三位字尤多故孫叔然所用爲反切之字亦最多。又適有婆羅門之俄蛇兩位因而古切字要法析爲迎妍因煙寅延三類守溫遂爲疑影喻二類矣。熊士伯之不去疑母馬自援李登之不去影母亦職是之故元黃公紹韻會以照穿牀三母併於知徹澄而牙喉音增魚虞合母亦職是之故也而敷母所由複則純本叔然夫指掌圖隸於非母之字廣韻以方

府甫封分等五字爲切。隸於敷母之字。以敷芳峯拂撫孚妃等七字爲切。判然兩類。敷母字當爲此譜輕唇末位音。而今人讀之。猶非此譜輕唇末位兩合不能爲一之音也。攷諸家刪敷字者。明蘭廷秀桑紹良馬自援葉秉敬外。清康熙中。江西南昌熊士伯等切元聲亦謂知徹澄娘敷五母可刪。明李登刪非留敷其併而爲一則同。李文貞公榕村韻書云。敷字今人讀之。只是非奉一類。不與微字同類。在古必當有別。江慎修音學辨微云。非敷至難辨。可見宋明以來胥天下之人。讀敷與非無甚分別。與吾今日相同。蓋中

國文字。本一字一音。如邾婁爲鄒等。以二字爲名者。往往化爲一字。故於此內唇末位兩合不能爲一之音。亦自然變與外唇末位相同也。此譜四十音模分圖。於內唇末位峯模。正圖虛其位。以存兩合不能爲一之真音。又附副圖一。專列指掌圖敷母字。不令與非母字混。則敷母字當讀此譜內唇末位之真音。與今人讀爲非母之迹。並見矣。此敷母真音。在五音二十六音模中。與非母同爲脣音末位。在七音四十音模中。則獨當一位。不爲複音。固刪如未刪也。<sup>△</sup><sub>△</sub>娘母所由複本於婆羅門拏那之複。前已言之。知徹澄三母。

與照穿牀三母所由複。本於婆羅門鄂齒二音。譯本之歧而爲三。前亦已言之。而未盡也。攷錢竹汀大昕養新錄。言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三母無異。所引古音詩衛風綠竹猗猗。釋文韓詩竹作薄。詩大雅追琢其章。荀子引作雕琢其章。尚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夏本紀作大野既都。彭蠡既豬。作彭蠡既都。滎波既豬。作滎播既都。詩小雅澮池北流。宋本說文引作澮沱。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虧池。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卽虧沱之異文。論語孔子弟子申枨。史記事於惡池。卽虧沱之異文。

作申棠。周禮塗人注故書。塗爲壇。又春秋齊之陳氏。史記謂之田氏。是古陳田同聲。祥晉按錢所云古音與端透定無別。則是與端透定三母複矣。今音與照穿牀無別。則是與照穿牀三母複矣。非此則彼。終不能指出何者爲知徹澄自有之音。則知徹澄三母之爲重複更無說解免也。又攷李文貞公榕村韻書論古今字音之異。曰知徹澄娘之爲舌上音。今存者娘字耳。餘三字皆入齒音。不知自何時而變。惟閩廣人則尚有之。攷邵康節皇極經世以知徹二字列於齒音之後。而以娘字暗對日字。則意其時已略如今人。

音。但不知輕重齒之外。當作如何取此聲也。祥晉按。邵子與司馬公同時。深交當無異讀。其指掌圖知徹澄娘四母。蓋沿守溫之失。而不敢輕改。至文貞謂閩廣人今尚有之。而又云不知如何取此聲。是端透定三母之外。別無何聲也。文貞固閩人也。若錢氏謂知徹澄三母古音讀如端透定三母。是固有之。或且援以爲知徹澄不與照穿牀同音之證。據然祥晉竊嘗攷之。照穿牀三母字古音亦未嘗無讀如端透定三母者。按書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被明都。陸氏書釋文云。左傳爾雅皆作孟諸。爾雅釋地宋有孟諸。

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望諸。明都也。是照母之諸。亦有都音。吾高密城東北爲古夷安潭故地。縣志名爲東渚。土人皆呼爲東都是亦古音之存在人口者矣。且諸訓衆訓多固兼有此譜。輕萼蒸模。重萼中模。重舌東模。三音也。又經典中至臻到三字同義。而至臻在照母。到在端母矣。孟子失諸正鵠之正。詩小雅發彼有的。則借用的。類之的。正照母的端母也。抑有兩字之古音。存在今天下人之口。而人日用之而不知者。則照母之者二字是也。之字者字。今人讀書。皆歸照母。俗語推之。挽之抱之撻之。亦是

照母而俗語言某人的馬，某人的車。譯以雅詞。卽詩所云君子之馬王姬之車也。古詩言河之水。譯爲俗語。卽今時人言河的水也。孟子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卽今人俗語見而知的。聞而知的也是。卽之字讀爲端母之古音也。今人不知而書爲的字的。端母字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泰安州城嶽廟內元時聖旨碑云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以文言譯之。燒香的卽燒香者得來的香錢。卽得來之香錢也。蓋古音雖存而迷其本字久矣。又明以來皇帝批答臣下摺奏通常云知道了。該部知道。以文言譯之。卽

知之矣。該部知之也。論語知之爲知之。卽今人俗語知道爲知道也。照母之字音轉爲端母的。又轉爲定母道與照母至轉爲端母弔又爲端母到其音理同也。孟子之滕卽至滕亦卽到滕。世子將之楚卽至楚亦卽到楚也。古音非今人所無。今音何嘗非古人所有。古今人之口同也。照母者字古音亦如的。論語之老者少者卽今人俗語老的少的瞽者卽今人俗語瞎的。往者來者卽今人俗語往的來的好作亂者卽俗語好作亂的。無友不如己者卽無友不如己的。而習焉不察莫知其爲古音。豈非以之者二字古人讀

爲鄂齒音者本居多數故六朝以後讀書者遂但傳  
鄂齒一音耶觀李文貞公之言今人讀知徹澄三母  
字爲鄂齒音者亦天下皆然也博洽如錢竹汀能以  
經典證知徹澄三母字古音讀如端透定三母而不  
能推測照穿牀三母字古音亦有讀如端透定者遂  
使學者疑知徹澄三母字確有不當與照穿牀三母  
爲一類之故豈不深可惜哉余今表而出之天下後  
世當不復以知徹澄併入照穿牀爲惑也熊士伯等  
切元聲謂莊之與章是照與照別非與知有異先得  
我心矣莊之與章卽此譜之重鶻與輕鶻也章照母

張知母而張章同音是照與知無異也

右第八章之中

詳證知徹壤敷影五母之鍾複可刪。凡貳仟參陌參拾伍字無注

此譜又特刪微日二母以微母所屬字皆此譜喉音  
三位翁模而兼有脣三位蒙明模之音日母所屬字  
兼有此譜重舌四位隆模及牙三位纓模兩音出此  
則入彼出彼則入此非於兩音之外別有一音亦均  
之爲複也叔然反切凡由文武無三字遞生切出之  
字約分三類第一類以文武無三字遞生切出之  
脣三位音指掌圖以之列於明母下層其第二類以

文武無亡及所切出之巫望爲切。如聞吻晚挽萬蔓  
罔網忘妾肓芒母勿物微尾未韞等。皆兼有此譜喉  
與外脣兩音。指掌圖別出之爲微母。<sup>△</sup>其第三類僅一  
亡果切之麼字。純爲此譜外脣蒙母音。指掌圖列於  
重脣明母上層。此三類指掌圖分析極是。惜其別立  
微母。使人疑其於翁模蒙模之外。別有一音。不免歧  
惑學者耳。此譜以微母字併於翁蒙兩模。而於四十  
音模分圖。翁蒙兩分圖後。各以微母字別爲一圖附  
之。並注其兼有他模之音。雖在翁模。不使與以烏五。  
吾爲切者相混。雖歸蒙模。不使與以莫慕母爲切者。

相混於音模。則去複歸一。既以統其大同於本字。則  
兩音俱存。仍不泥於一孔。亦復各得其所。庶曰並行  
不悖爾。日母字之歸於纓隆二模。亦同此例也。<sup>△</sup>日母  
所屬字人如汝儒若然。髯而柔熟惹等。由吾高密西  
南莒州諸城日照盡南海。北至昌邑抵北海。凡自牟  
汶濱水以東。至成山盡東海。登萊兩郡皆讀爲此譜  
牙音三位纓模之音。而自濰縣以西壽光樂安青州  
臨淄以至武定濟南東昌臨清泰安兗州濟寧各府  
州所屬。及沂水以西沂州蒙費皆讀爲此譜重舌三  
位隆模之音。惟耳爾二兒而仍辱蕊芮等通山東省

皆讀爲重舌隆模。惟禿舌之人乃讀纓模。既讀隆模者居多數。似當以隆模爲正音。然竊攷易繫詞傳。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禮記聘義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而字與以爲互文。大戴禮四代篇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踰越。左傳襄二十六年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史記魯連傳。與富貴而詆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國策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漢書鼃錯傳。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又書舜典。如五器。鄭注。如者。以物相授與之義。祥晉按。如與同音。故古時互通借也。又春秋隱五年經。公觀魚于棠。左氏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至于亦同音互通也。春秋書如齊如晉。不可勝數。皆借如爲于。史記司馬相如傳。第俱如臨邛。索隱。如往也。荀子大略。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文選東京賦。獨微行其焉如。注並云。如、往也。然字說文本訓火燒。義本同炎。又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史記貨殖傳。計然。漢書敘傳作計研。越

絕書作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研、硯並牙音字。牙音猶由字。亦與如若通。詩小星寔命不猶傳。猶若也。孟子猶緣木而求魚也。由反手也。如然若皆比擬模樣之詞擬樣亦是牙音字。孟子今若此以俗語解之。卽今這樣躍如也。俗語卽跳躍樣也。然而不王者。卽俗語這樣而不王的也。又閨義取餘仍借爲因。茹草字借茹爲咽。猱狹狹字借柔穴戎作禹爰。皆足證。日母字古有牙音纓模之讀。此兼有兩音之字。參諸方言。則各操土風考之古語。則自昔已然。孰爲正音。莫衷一是。祥晉懷疑多年。始悟叔然所以用人。如而汝。哀。

等字爲切別爲一類者。必以其字既自古有此兩讀。則兩讀皆是正音。理當並存不得廢。一故初制反切。之時。卽不使與用盧魯落郎等字爲切者相混淆。此古人用心之苦。初非謂讀如汝。仍然字用舌音。時與讀盧魯籠蘭不同也。攷陸氏韻部中如蒸灰並收。能陽庚並收行之類。一字兩韻兼收。並存實有其例。而不意七音中亦有之也。千載疑團。渙然冰釋。此亦余得意忘言。而願與天下後世。共相證明之一端矣。然余以數十年之推測。而始悟其例。則古人之苦心。幾何而不埋沒耶。微日二母字兼兩讀。今世各方多有。

更與知徹澄古音之偶爾。一有者不同。蘭廷秀早梅詩。桑紹良向德詩。並卽此譜刪併三十六母所存之十八母。而又不去日微二母。雖云非二十字不能成詩。要不爲無見也。早梅詩云。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来。向德詩云。國開王向德天乃賚。禎昌仁壽增千歲。苞盤民弗忘。附記於此。早梅詩不依五聲倫類。是其大失。向德詩以喉舌萼齒脣爲序。勝於蘭氏。以婆羅門之超聲配入五聲。尤爲卓識。不磨忘卽微母。附於篇末亦合。其以仁字次於禎昌下。乃類玄應本之。以若字次於遮車。而增千歲。

只有三位。又未免參差。至其用字。於鼻喉牙及舌萼齒脣之輕重內外。亦皆未盡一詳。晉嘗當冬雪早晴。古夷安潭邊友人入城見訪。因擬蘭氏桑氏之作。口號四句。並首綴八字云。高客傲寒古狂翁乎。君卿迎曉到吐納論如珠。城樹霽晴雪。北坡梅放無除如無二字外。餘以七音二十六模爲次。若併高客傲寒古狂翁乎八音。於君卿迎曉四音之中。又併如於論。併無於梅於迎。則爲此譜最簡之五音十八模也。下里蕪詞。亦附記於此。又四庫全書提要小學類存目載明天啟時西洋人金尼閣撰西儒耳目資。謂其書以

西洋之音通中國之音。並述其說曰。元音二十有九。自鳴者五。曰。丫額依阿午。同鳴者二十。爲字父。曰。則測者。捨格克百魄德忒日物弗額勒麥搨色石黑。無字者四。自鳴者。爲萬音之始。無字者。中國所不用也。祥晉按。自鳴者五。猶此譜之有韻樣。亦與婆羅門前列十四字音略同。韻樣有聲象可指。故曰。自鳴。其同鳴者二十。猶此譜之四十音模。音模之辨。在聲樣之外。仍藉聲樣而見。故曰。同鳴。今以其二十字音。依冬雪、早晴詩二十言次第列之。則爲格克額黑德忒搨勒日。則測色者。捨石百魄麥弗物。是遠至西洋歐羅。

巴其二十音。亦與蘭氏早梅詩同也。此爲中國通譯西洋最古之本。惜其書久佚。今具錄其音於此。備攷以爲天地元聲。大地皆同之一證焉。

右第八章之下

詳證微日二母之重複可刪。因補出早梅詩五音十八模字樣。○凡

肆字無法

若乃反切所用下一字。純取疊韻。而此譜之十三韻。樣與婆羅門之十四字韻。及金尼閣自鳴之五韻。亦無不大同。夫里歌童謡。豈知韻部。而韻部之原實。始於此。今以廣韻二百六部之字讀。及吾人口中語言。凡耳中所聞聲象之形狀。類而別之。不過十三樣。卽

東陽真元魚肴尤歌麻遮支微佳也此譜取便反切別以鼻音第三位字標之曰豐昂恩安烏魚韻不能故借用喉音烏字。奧歐阿遇瓦反讀安耶伊遮支兩韻爲開口音。借伊兩字代之。額讀安愛又以鼻音四聲字不全復用維讀用纓音耶牙音第讀安位字標之曰應陽雲雁語遙悠月芽也夷牙音第三位字標之曰應陽雲雁語遙悠月芽也夷亦取其韻不得複複則易覺也鼻爲聲氣之原喉爲出音之路牙與鼻喉爲近第三位又是抑氣收聲之音用爲反切下一字轉換他韻不相格礙所以婆羅門十四韻字除理釐二字外餘皆此譜鼻喉牙音第

三位也李光地榕村韻書謂切語下一字必用影母字影母無字則用疑母曉母字所見與婆羅門暗合矣謂之韻樣者所以標明吾人今日口中之韻有此十三種樣像以爲比較古今異同之準則也十三韻樣大略分兩宗五類兩宗者東陽真元四樣兩類爲一宗魚肴尤歌麻遮支微佳九樣三類爲一宗五類者東陽爲第一類鬆唇緩頰言之其聲空濶而宏亮真元爲第二類亦鬆唇緩頰言之其聲空濶而舒寬此兩類一宗俱頰車極鬆故一字而兼數讀者甚少而入聲亦無此四樣也魚肴尤爲第三類撮口聚吻

言之其聲空濶而抑鬱歌麻遮爲第四類。豎口修唇言之其聲堅實而內收支微佳爲第五類。橫口勒唇其聲多詰屈聱牙一字而兼讀數樣者甚多而入聲亦惟此九樣有之也。又就一類數樣而細分其條理東韻豐樣則口唇凝而頰車至靜陽韻昂樣則有開口張牙之意。真元韻恩安兩樣則下頰頸項筋脈齊用力也。恩安之別則恩樣其頰前努近似東之含蓄安樣其頰下抑近似陽之張牙也。東陽最近相通。眞元最近相通故各爲類。東與眞又多通故共爲一宗。

也魚韻轉麻遮肴韻轉歌支而支微佳亦轉歌麻遮故又共爲一宗。魚肴尤之別則魚韻烏樣聚吻最緊但有合口聲而開口不能爲烏樣。呂氏春秋重言篇謂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咷而不唶故知所言者莒又玄應本婆羅門音韻第六字烏慧琳音義作汚。自注云污字牙關不開皆害體魚韻烏樣之形狀者至肴尤韻奧歐兩樣則皆口唇微斂牙開勁努出聲。玄應本音韻第十一字用汚第十二字用奧慧琳本同而慧琳於此污字下自注云大開牙又云雖卽重用汚字其中開合有異。祥音

按以汚字之聲大張其牙呼之自然變爲奧字之聲也慧琳於烏奧兩韻之別可謂辨析甚精矣以慧琳本兩污字之注證之又以玄應自注一一聲中皆兩兩字同長短爲異皆前聲短後聲長之語證之可知其第十一字汚亦當讀如其第十二字奧也肴韻奧樣之聲若大放其氣而歐出其聲則又變爲尤韻歐樣故魚肴尤三韻爲一類也而肴尤兩韻又有特異者凡肴尤兩韻開口聲籠口亦能言之而力聚其吻則於有字之聲外別有一兩合不能爲一之聲如以古腰古悠爲切則其聲仍如呼古麌古歐也魚韻字

多兼肴尤韻之讀亦或兼歌麻遮韻之讀故月芽也三樣一類又次之魚肴尤之類咗而斂歌麻遮之類哆而侈也歌韻月樣之特異者亦但有合口聲開口則惟鼻音有聲餘皆開口不能爲歌樣必強使爲之則舌音必變爲遮樣如開口呼檄必變爲桀開口呼說必變爲舍開口呼雪必變爲屑也麻韻遮韻之異於歌韻者歌月韻之開口穿鼻音牙關至靜麻芽韻之開口穿鼻聲則張牙遮也韻之開口穿鼻聲則下頰用力勁張也歌月韻之合口聲口終不開麻芽韻之合

口聲則合。而又開始出聲。有張牙之意。遮也。韻則合。口噤不能聲也。十三韻樣中合口。則噤不能出聲者。惟遮韻耶也。樣與支韻伊夷樣耳。故支微佳一類。次於歌麻遮之後也。夷濰厓三樣之別。同一開口勒唇。言之而氣平出。則呼史氣上出。則爲色氣下出。則爲灑也。夷伊樣韻之特異者。但有開口聲而合口。則噤不能聲。強使出聲。則必變爲魚韻烏樣。若合而又開。乃出聲下頰不用力。則必變爲維威樣。下頰用力。勁張。又必變爲厓愛樣。如開口呼史合口。則爲束合。而又開下頰。不用力。則爲水合。而又開下頰。用力。勁張。

則爲摔也。十三韻樣中亦惟濰厓與應陽雲雁六樣韻。牙舌牙齒。每位能爲開合兩聲。此所以微佳兩韻。又循環次第於東陽真元之前也。昔祥晉審定七音之暇。每念十三韻樣。亦自人口而出。而人口所以能爲此十三樣之別者。必有其故。而古人何以弗言。用爲大疑。壬戌七月。乃始有悟。蓋七音之別。在人口內。出氣之地位。其樞機之動。人不得見。故其音亦藏聲。內非素通七音之學者。不易辨識。十三韻之別。在人耳所聞。聲韻之樣象在外者也。惟其聲象顯別於外。盡人共見。故其成聲之機括。亦與口脣內之地位無

涉而但關於口外。昭著之地。口吻之聚散。橫豎唇之侈斂。頰車下頷骨之張弛。腮頤頸領筋脈之緩急也。由此推尋而十二音樣之次序亦大定焉。吁。口內口外十一音與十二音樣所由區別。天定統系不能相亂也。古聖造文。音字从言。含一聲字从耳邊。段古磬筆侔造化矣。而我亦何幸於數千載後得此妙契也。至以此兩宗五類十三音樣與玄應本婆羅門十四字韻相較。則除末兩字菴惡爲餘聲。又除理釐兩字。與壹伊韻複其餘十字。兩兩聲同。只阿伊烏藹奧五樣聲韻。其最前之阿伊烏三樣韻。卽此譜後二類首。

領魚歌支三韻也。玄應第十二字奧。而第十一字借用汚。玄應本第五六字鷗烏。曇無識譯作郁優。僧伽譯作憂。字長憂。字則亦魚肴尤爲一類也。玄應污奧兩字。欽定天竺字母作鄂。短聲鄂鄂。鄂。鄂。鄂。則亦魚肴與歌相通也。比聲超聲三十三字母。純用歌麻韻字。則亦歌麻遮爲一類也。玄應第十字謳。第九字乃用鱉。不空金剛施護。景祐又用伊。曇無識又用亞。欽定天竺字母。又用厄。則亦支微佳爲一類也。婆羅門餘聲菴字。經咒中多有欽定天竺字母。又譯作昂。則以東陽真元歸之。餘聲也。蓋西域語言東陽真之聲少。而括

以餘聲菴惡亦猶中國語言歌麻遮之字少而以遮附麻韻耳造化之大陰陽偶偏此盈彼虛益顯大同今世西洋譯音於阿鶴讀安哀伊奧讀上平聲烏五聲外亦以恩字之音專譯中國東陽真元四樣韻字矣中國古韻家皆言古無麻韻祥晉竊謂中國麻韻字少且其字皆兼魚歌麻支微佳多樣之讀耳非絕無麻遮兩樣聲也後漢劉熙釋名已云車字古音如居今音近舍矣李登聲類今不可見法言切韻已出麻部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又於家麻部外別出車遮部明洪武正韻因之爲遮部蘭廷秀韻略易通亦出遮蛇部

蓋天地間有此聲卽不能不立此部也今於月様之後別出牙也兩樣仍命爲一類合於今亦不悖於古也韻部之學中國周易毛詩廣韻諸書備矣無待取證於異域茲因攷婆羅門比聲超聲之大同遂及於十四字韻以見十三韻樣五類之大體亦古今中外所同也又反切之學疊韻易知雙聲難曉故論韻部者止於此章其他則專論七音

右第九章敘十三韻樣○凡貳仟參陌玖拾貳字

嗟乎於漢魏至隋唐有廣韻所存孫叔然之反音有陸德明經典釋文之音於宋有溫公切韻指掌圖於

明有蘭廷秀韻略易通。桑紹良青郊雜著。而又得婆羅門字母以證之。知天地閒人口中之音。今日無殊於上古也。更以今日同文各地之語言。證之唐虞三代古經傳之字。讀凡天地閒萬物萬事習用之名稱。古今相同者十九也。何者。言爲心聲。生民以來所同具。試觀今中國各地俗呼父曰爸爸者最多。按父字古音如布。其名與義實由小兒望抱而起。父主於扶。保抱也。今吾高密小兒索抱。猶輒呼布布。雖由抱字音轉。實乃父字古音也。今各處俗音呼母爲媽者亦最多。媽者母之轉音。母主於以乳食子也。今吾高

密俗呼母爲嬾。小兒索乳。則曰馬馬。母使子食乳。亦曰馬馬。又曰乃乃。上聲去聲。並可言之。知呼母之名。本從食乳而起。古人造字母从女而加乳象其形聲。義皆緣孔子而起也。又如言甘則口開有迎意。言苦則口閉有拒意。言辛辣則噓其氣。如口被辛螫。氣外出則辛散也。言酸酢則收其口。如口中食酸液內收則津生也。意是則言合。意非則言否。言好則口開而氣揚。言惡則口閉而氣抑。言大則聲宏。言小則聲細。言吾則咽。言爾則努。言他則吐。言彼則旁。以至言雷象雷。言風象風。火有烘烘之聲。水有漱漱之響。凡此

皆自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名已如此。故黃帝倉頡氏作象聲制文諧聲造字。文字命名所用者皆當時之方音也。吾人祖宗以來父子相傳所言者皆太古之遺音也。縱或稱謂之閒音模韻部偶有轉變要皆條理可尋異同沿革可推如吾高密呼父曰爹音達又音大亦或曰奢音叠上平聲言之並舌音首位與爸抱布唇音首位爲異部雙聲此爲最遠之雙聲而位不能變也。距高密城西去二十里外俗皆呼父曰爺。此由呼父爲公喉首位又轉爲翁喉三位疊韻乃轉爲耶牙三位雙聲也。呼母爲娘爲奶奶孔子亦曰奶奶。

奶奶舌三位與母媽脣三位異部雙聲也。廣雅翁公。爸。爹。箸。父也。戰國魏策陳軫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項羽本紀。吾翁卽若翁。木蘭詩阿耶無大兒耶。俗作爺。字見廣韻。爹字見廣韻及南史梁始興王傳。韓愈祭女拏文。爸爸字並見廣韻玉篇。箸字又見唐書竇懷貞傳。宋仁宗稱劉太后爲大娘娘。見宋史。雖俗音亦其來久矣。又吾見汝上土人呼汶水曰翁河。由雙聲而轉也。東真韻次又相近也。安邱土人呼牟汶曰雲河。吾高密膠州土人皆呼膠水曰焦河。由疊韻而轉也。喉牙牙齒又雙聲也。濰水土人皆

呼槐河與江淮之淮同音。則喉三位與末位雙聲。亦猶圍環嗚呼邪。許說喜之音轉而支微佳韻又同類也。維水東岸巴山。卽水經注之碑產山。唐碑言鄭康成墓在礪阜山之陽。齊乘名劉宗山。土人呼爲鈴當山。巴碑脣首位。礪劉鈴舌末位。阜宗當脣齒舌首位也。以至羊象牢鳴。牢象牛鳴。狗吠如豹。雞聲曰膠。自鳴天賦元聲。亦復終古不變。而况於人。故祥晉自研求音學以來。惟一意欲以今人之音上而求合於經傳。中古人之音。循其條理。而通其異同。之隔閼而已。竊維宋元以來。切韻家滋後學之惑。而使之終身受

困於疑似者。其始在守溫之複出字母。其繼在後人之過於尊信。執知徹澄娘影喻日微八母。欲於端透定照穿牀泥。疑來翁明十一母外別求其音。以實之。而不知最簡十八母所分之四十音。模外別更無音也。及其求之不得。則或如江慎修音學辨微之駢拇枝指。强生分別。卽或如李文貞公榕村韻書之通達今音。不爲膠泥。仍不敢自信。疑爲天下之大方音。或有之。而吾不能盡知也。又疑爲古今之遙古音。必有之。而今世則已無也。惟祥晉初學反切時所疑。固亦如此。憶祥晉九歲時。當同治辛未。先君自京師會試。

歸。先君諱喬。字雲鶴。初諱翻。鄉舉後更名。咸豐乙卯志。授以韻書教之。四聲。惄知崖略。次年四月。遽遭大故。自後從師習詩賦。此學時榮寤寐。稍長有志切韻。苦無師承。每閱字典所載等韻圖。輒生疑竇。無可質問。凡有不合。則以方音及古今音疑之。爲之茫然掩卷者數矣。自謂於此學將終身不得其津涯。光緒乙未秋。忽念二物同名。如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是方言之名稱雖殊。而口中言璞之音不異。一字兩音。如家字古音姑。今人口中非不能言。姑先妣劉太孺人。祖居諸城北鄉。逢姑莊。吾高

密城西八里。又有劉姑莊。城南十二里。有薛姑莊。余家舊墅在焉。是皆家字古音之存在人口者。馬字古音如母。今濟南呼母爲媽。而母馬兩音皆人口所有。是文字有異讀。非人口有古今之異。於是思得一法。置等韻字母不觀。而專求諸吾口之喉牙舌齒唇。亦姑不論。其字讀之合否。但就音論音。取以記吾口之部位而已。先取東冬虞青蒸韻區以別之。無複無遺。遂得四十音模大概。又次第及陽真等十三韻。遂成四十音模統韻大略圖。繼又思反切之存於廣韻者。尚在三十六母之前。己亥冬月。遂取廣韻所用反切。

上二字。率連類聚得若干類次以其用是切之字。彙歸各模時吾高密西北鄉聚衆阻德國修鐵路城門晝閉余編錄不輟遂又成四十音模統韻分圖稿本而得此據依吾四十音模乃大定由是以證經傳中古今異言方言異語皆能得其轉變之由既又參之宋元以來音學家書則吾七音十一音之別舌鄂重輕齒脣外內之分皆與司馬公暗合發送收回四位又與桑紹良戴震合上平下平別出又與周德清合祥晉所獨得者只一內脣末位三合不能爲一大眞音耳所刪併之十八母又與闡廷秀桑紹良李登馬

自。援。熊。士。伯。相。合。卽。墨。守。三。十。六。母。如。江。永。陳。澧。勞。  
乃。宣。發。明。今。音。而。不。敢。輕。廢。古。母。通。達。謹。慎。如。李。光。  
日。知。地。善。攷。古。音。援。據。精。博。如。錢。大。昕。亦。無。不。謂。今。人。讀。  
聲。字。皆。爲。見。端。知。喻。又。如。明。讀。羣。定。澄。並。從。牀。六。母。仄。  
口。中。之。音。相。同。而。吾。以。高。密。音。證。所。見。天。下。人。之。音。人。仄。  
其。言。語。閒。喉。舌。牙。齒。脣。又。無。不。大。同。特。江。陳。諸。先。生。音。人。仄。  
謂。今。人。之。音。爲。誤。讀。而。祥。晉。則。謂。今。人。之。音。爲。所。篆。使。  
之。正。音。耳。蓋。一。字。而。兼。有。兩。母。之。讀。者。自。古。有。之。使。

更於兩母外別立一母。則自生荆棘而邵子與司馬公並世。友契乃併壤於泥併敷於非。以知徹澄列於照穿牀之後。尤足證北宋時音讀與今無異。於是古音不同之疑釋。又念司馬溫公山西夏縣人劉鑑。陝西人邵康節。宋西京河南今洛陽縣人呂坤。河南寧陵人李汝珍。燕京大興人周德清。熊士伯。並江西人桑紹良。湖南人李登。錢大昕。並江南人吳杉亭。江雲樵。並江北人馬自援。秦人遷雲南方以智江永戴震。並安徽人黃公紹。李光地。並福建人陳澧。廣東人葉秉敬。張行孚。勞乃宣。並浙江人。時更四代。世閱千。

年人非一方地殊南北而所言今音俱與吾高密大同。於是方音不同之疑。又釋獲此衆家前轍。益以自信。而嘒齒音止三位。與夫三十六母重複。所由來終莫明其故也。癸卯鄉試來濟南。購得玄應一切經音義。見涅槃經中婆羅門字母。但驚其爲三千年以前古物。喜其有一二音之相同。其不能通者。仍視爲異域殊語。置之弗能觀其會通。故未之深奇。戊午冬。又從京師購得慧琳本音義。庚申夏。復從王生昭範假得欽定續通志。大藏經字母異同譜。皇朝通志。天竺字母譜。與玄應慧琳兩本逐字參互鉤考。始大有。

會悟既得九音三十六母。複錯之本原益信五音十八模大綱之眞契而豎齒無音之位亦遂因之悟出。且知上古以至今日中外音韻條理之無殊即可決此後百世以至萬年斯人口中音位之不變其快何如恨不得起古人告語之而祥晉則亦已老矣絕頂未登日西方暮。遂乃艸稿蕪編略述管蠡之見。迴憶童年轻訓曷勝淵源之思。總其大略篇成十三藏之名山。以俟知者云爾。以七音理多微妙。端緒復紛故疏解異同不厭往復。又婆羅門字母簡質傳寫易謬。攷正甚難。故敘中所述音位必詳復於字母源流。

篇備列各本其餘古籍要言引用必錄原文而前賢著作有與鄙見相合者雖未見其書亦從四庫提要錄其大指以著千載之契故辭遂繁冗也。

序錄之興提要鈎玄竊仿元朗冠於簡端述自敘目錄篇第一

中國六書形聲攸分聲又有別此諧反音述音聲通論篇第二

天地元音在於人口口豈有殊所見或否述七音區別篇第三

雙聲難知疊韻易曉里諺童謡應聲叶調述十三韻

樣篇第四。

上下平仄。天籟四聲。入派三聲。亦本德清。述平仄四聲篇第五。

雙聲疊韻。兩合反切。比例求之。二字真訣。述反切要訣篇第六。

始爲反切。三國叔然。句瀆壽夢。實開其先。述反切原始篇第七。

三十六母。本婆羅門。徵彼古典。中西同音。述字母源流篇第八。

雙聲疊韻。一緯一經。圖開尺幅。萬吹盡呈。述音模統

韻總圖篇第九。

舉一音模。統十三韻。昔人複母。別圖示慎。述音模統韻分圖篇第十。

舉一韻樣。統四十模。一部兩樣。又別爲圖。述韻樣統音篇第十一。

雙聲之理。莫於語言。一物多名。此其本原。述雙聲乳字篇第十二。

讀應雅音。反證以俗。小兒禿舌。復有俚語。述俗音旁證篇第十三。

右第十章總結全篇。○凡貳仟玖陌玖拾伍字注參拾玖字。

金籥總共 大字貳萬黍阡捌陌貳拾捌言又黑子肆  
小字壹阡伍佰肆拾肆言

七音譜卷一終

單緒昭纘臣校



